

桐
菊
全
集

2008年1月1日
ISBN 7-309-06111-1

www.duxiu.com

洞 茶 今 昔

赵 李 桥 茶 厂 厂史编写组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625印张 53,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统一书号：11106·124 定价：0.18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洞茶”的兴衰	3
(一) 砖茶之乡	3
(二) 砖茶加工业的兴起	5
(三) 沙皇魔掌伸进了羊楼洞	9
(四) “洞庄”每况愈下	13
(五) 民族砖茶业的日伪化	16
(六) “饱狗”“饿狗”争夺不休	19
二、砖茶飘香凝血泪	22
(一) 茶农、茶工苦相连	22
(二) 小茶工的童年	26
(三) 拣茶女工血泪多	30
(四) 复制工人受折磨	33
(五) 吃人的瘟神	37
三、茶区、茶庄怒火燃	40
(一) 打击俄国侵略者	40
(二) 茶工早期的斗争	43
(三) 女工罢拣	45
(四) 政治示威与联合罢工	50
(五) 严惩日本侵略者	57

四、历史的新篇章.....	61
(一) 接管.....	61
(二) “奴隶”翻身作主人.....	65
(三) 茶厂新貌巡礼.....	70
后 记.....	79

引 言

凡是来到内蒙古、新疆牧区的内地同志，无论是走进哪一个牧民的家里，好客的主人，总是首先给你捧献一杯热腾腾的奶茶。水乳交融的奶茶，象征着兄弟民族人民的深情厚谊。那奶油和砖茶的清香，把客人引入连翩的遐想。

牧区兄弟民族，由于气候的干寒，饮食的油腻，放牧的流徙，砖茶便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句牧区流传的谚语，充分表明了砖茶对保证牧民健康的重要性。

砖茶产自湖北赵李桥茶厂，迄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该厂位于京广线上的赵李桥镇，频湘、鄂、赣边地茶山区中段西缘。每当南来北往的列车驶过湘、鄂之间的赵李桥镇时，白天，旅客们可以看到高耸的烟囱，象轻舒的长臂，深情地向同志们招手致意；入夜，灯火通明，映红了山林，把有节奏的隆隆机器声送进呼啸奔驰而过的车厢，仿佛在低声地祝福旅客们晚安。赵李桥砖茶厂的勃勃英姿，不仅是蒙、汉等各族人民友谊的象征，同时又是茶工和牧民幸福生活的见证。

然而，在“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社会里，今赵李桥茶厂的前身，羊楼洞的砖茶业先后遭到了英、俄、日等帝国主义的严重摧残，其中以沙俄攫取的利益最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茶工们为生产青砖茶，受尽压榨；牧民们

为买点砖茶，倍受盘剥。一片砖茶，从产到销，凝聚着茶工和牧民的血和泪！

“一唱雄鸡天下白”，奴隶翻身作主人，砖茶产销换新貌。解放以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唯一生产青砖茶的赵李桥茶厂，生产不断发展，满足了牧区人民对青砖茶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为繁荣牧区的经济，支援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不断加强兄弟民族人民的团结等等，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片砖茶一片心，兄弟民族人民心相连。”这正是茶工和牧民共同的心声。

一、“洞茶”的兴衰

(一) 砖茶之乡

赵李桥砖茶厂的前身，是羊楼峒(后来人们写作洞)砖茶茶庄(即砖茶厂)。羊楼洞茶区所产的茶叶，有红茶、绿茶、米砖、青砖等等，统称“洞茶”。“洞茶”以羊楼洞当地所产为佳，而松峰山所出尤为上品。不过，“洞茶”的驰名，主要是由于青砖茶而负盛誉。因此，羊楼洞便号称砖茶之乡。

羊楼洞离茶厂新址赵李桥镇八华里，位于幕阜山西段余脉的北麓。它三面环山，峻岭连绵。正西面山口，是一片葱绿的丘陵，岗峦起伏，茶坡滴翠。这里，有九口清澈的泉井，以较大的石人泉为中心，日夕涌流。三条潺潺的溪流萦回绕过，宽敞的公路掠边而去。入山的曲径，蜿蜒地伸向远方。它们就好象一束彩带，迎风飞舞。特别是当朝霞暮靄和炊烟缭绕的时候，便给这里的山山水水披上了一幅浅红与淡绿交织的轻纱，更赋以迷人的魅力。

羊楼洞有充足的雨量和适宜茶树生长的土壤。由于羊楼洞背靠两个山口，朝前方，沿西南和西北向，又有两条宽窄不等的平行走廊。因此，它盛夏不炕，严冬不冻。这样，羊楼洞便成为茶树的乐园。这里的松峰山老青茶压成的青砖，饶有风味。

羊楼洞地当冲要，踞进入湘、赣的门户；沿平川南下岳

阳，北通武汉。在粤汉铁路未建成之前，它更是湘、鄂、赣三省交通要道，形势十分重要。所以，它曾是茶叶的集散地。

羊楼洞茶区何时种茶，众说纷纭，有人说：始于明代中叶；有人说始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甚至迟在光绪初年，莫衷一是。

事实上，羊楼洞种茶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唐代太和年间，商人贩运川茶，开西北边疆茶市，唐朝政府见有利可图，便严禁私贩，设茶马官，由官专卖^①，并大力提倡各地移植川茶。于是，贞元年间，陆羽著《茶经》一书，致使内地“尚茶成风”^②。这些，都推动了长江中下游的种茶业的发展。羊楼洞一带有茶，大致是从那时开始的。宋景德年中叶，官府以两湖茶叶与内蒙实行茶马交易，并以张家口为蒙汉“互市之所”^③，更表明了这里的茶叶生产已初具规模。

明代中叶，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为了使边销的茶叶降低运费，减少损耗，便于长途运输，他们突破了过去将茶叶用米浆粘合成饼状的工艺陈规，加工时，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体形状的“帽盒茶”（又称“工夫茶”）。这种帽盒茶，便是青砖茶的前身。经过这种加工方法的改进，使茶叶加工由家庭手工业开始过渡到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

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腐朽，官府对茶马贸易的垄断与对茶叶生产者的重税盘剥，使得茶叶加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崇阳县有一个叫张咏的县知事，就曾在

① 《新唐书·令狐楚传》

② 《新唐书·隐逸传》

③ 《万全县志》第十三卷第二十二页

他任职期间，极力推行“拔茶植桑”^①的政策。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羊楼洞的茶业加工业停滞不前。

清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在亲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代的茶马司和“马市”，开放了汉、蒙民族的民间贸易^②，因而，羊楼洞主要供边销的帽盒茶制造业又一度兴旺起来。

可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茶叶这种有益的饮料，在明代传到欧洲后，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暴利，便在中国大量收购。从广州出口的茶叶，清嘉庆十八年，已达二千一百二十八万斤，而道光十年以后，高达三千余万斤^③。中国南方各省所产茶叶，几乎被搜掠一空。这样一来，羊楼洞茶区所产茶叶，也由专供内销转为以外销为主，内销的帽盒茶迅速被外销的红茶所排斥。为了保证老青茶的销路，咸丰末年（一八六一年），由于制茶技术的改进，羊楼洞开始大量生产砖茶^④。但是，由于俄商的压迫，致使刚刚兴起和初步发展的青茶砖制造业濒临绝境，给广大茶工和茶农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二）砖茶加工业的兴起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所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大大便利了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东南六省（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茶区的掠夺。

① 高廷佐：《崇阳县志》第十二卷

② 《大盛魁史料》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资料

③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四（议款）》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九章《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

上海开埠后，羊楼洞的茶叶，不再艰难地转运广州外销，而是扬帆满载，顺江东下，由上海出口了。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英、俄茶商接踵而至。从此，羊楼洞的茶叶，便遭到了英、俄资本的直接控制。这样一来，红茶顺着滚滚的江水东流去，堆在驼峰上的砖茶，更象一座座小山似的经年累月地被沙皇俄国掠运走。

外国资本对我国茶叶的大量掠夺，一方面，严重地压迫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茶叶加工业，阻碍了它独立正常的发展，另一方面，这又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破坏了自然经济，为外国资本主义开拓了倾销工业品的商品市场。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光绪初年），连离茶市羊楼洞七十里的崇阳县，也洋货充斥，不再是“衣食之外无他求”^①的自给自足经济了。自然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又给民族资本茶叶加工业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提供了客观可能的条件。

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外省商人也纷纷相竞来羊楼洞设立茶庄。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曾接近上百家之多。那时，运茶的独轮手推车川流不息，肩挑贩运，络绎不绝。小小的羊楼洞镇，居民曾达两、三万之多。仅茶叶贸易一项，早在咸丰五年，这里的茶厘总局，年收茶厘即达二十余万两之巨^②。当时，人们就称羊楼洞为“小汉口”，其半殖民地的虚假繁荣是可想而知了。

那时候，这里的茶庄，主要是广东帮和山西帮。粤商是

^① 高廷佐：《崇阳县志》《序》

^② 卞宝弟：《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摺》（光绪十一年）见《卞制军奏议》第五卷第四十六页

专为洋行收购和加工茶叶的，带有买办资本性质。晋商则是为专供边销而压制砖茶的，属民族资本。这些茶庄，虽然已由与木制榨油机相仿的压砖机逐渐发展为半机械的螺旋手压机（又称木质平压机）^①，但它比起汉口俄国砖茶厂的蒸汽压砖来，生产效率要低三分之一，而且成本和消耗要高得多，至于其它工序，仍保留完全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因而它处于极端不利的竞争地位。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除了“三玉川”、“巨盛川”两家茶庄可以确定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就兴办了并手工压制长方形砖茶以外，在二十世纪初见诸记载的“长谷川”、“大德生”、“兴隆茂”、“宝聚兴”、“天顺长”、“巨贞和”等茶庄，仅存名号，何时创办，均无从查考，至于连茶庄名号已不可考的那就更多了。这表明了羊楼洞的砖茶业，在沿着一条勃然而兴，旋起旋灭，纷繁更迭，江河日下的轨道滑行。

在近代，羊楼洞民族资本茶庄，数三玉川^②资本较多，规模较大，巨盛川次之。这两家茶庄除自产自销外，还都与蒙族最大茶商字号“大盛魁”建立了产销关系，得到了“大盛魁”商业资本的有力支持。

“大盛魁”是清康熙年后兴起的经营茶叶生意的家族蒙

① Trade Reports 1878 Han Kow. P43. (一八七八年汉口商业报告第四十三页)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1 1935.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一九三五年出版，见一九四九年译本上册第一六五页)

② 三玉川曾名大玉川，因所压制砖茶有三玉川三字，又有几个销茶庄口的字号叫三玉川，因此，此地茶山来往的人也就叫大玉川为三玉川。（参见孟渠：《乌城回忆录》）

商。它以归化(今乌兰巴托)为基地,持营业执照往来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间进行茶叶贸易^①。它除了经销湖南的红茶与黑砖茶外,又经销羊楼洞的青砖茶,其中主要是“三玉川”、“巨盛川”所产。这两家茶庄的产品深受用户信赖,因而得到“大盛魁”的大力合作,所以它们经历了整个近代历史时期,营业近百年之久,一直拖到一九三〇年才先后倒闭。这要算羊楼洞民族资本茶庄中的凤毛麟角了。

在外资的压迫下,“三玉川”、“巨盛川”两家茶庄,也“难于周转”,连年亏折^②,于是,它们便拼命从榨取茶工和茶农血汗中去求得补偿。它们利用封建把头对茶工实行超经济的剥削,又勾结地方封建绅士对茶农的茶叶实行压价强购。在销售砖茶时,用一块砖茶换取牧民的一只肥羊,进行近乎抢劫的不等价交换。他们的总号“大盛魁”,用赊售的办法对牧民进行高利贷盘剥,每年收入的利息,就达到七万匹马和五十万只羊的惊人数字^③。

“三玉川”茶庄压制的青砖茶,最初都压印有“三玉川”的牌号标记,它在蒙古族牧民中享有很高的信誉。由于“三玉川”的砖茶牌号出了名,加之,供不应求,所以,羊楼洞的青砖茶,便把牌号统统改压为“川”字标记,表明洞砖仍然保持着昔日的信誉。随着在汉口开办的俄国砖茶厂产品的威胁越来越大,随着蒙古族人民反对沙皇侵略斗争的日益发展,“川”字牌的青砖茶,便被看作是国产“洞庄”的标记。牧民们

① 《大盛魁史料》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资料

② 卡宝弟:《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摺》(光绪十一年)《卞制军奏议》第五卷第四十六页

③ 《内蒙古商业》(内蒙古自治区商业厅科学研究所档案)

出于爱国之忧，争购国货，拒买俄国制茶砖，这无疑在上述两家“洞庄”青砖制造得以较长期地坚持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这两家砖茶厂倒闭前后，兴办不久的砖茶厂，尽管不少厂名不带“川”字，而所产的青砖茶的“川”字商标，却一直沿用不变。

然而，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权利的大拍卖，羊楼洞的青砖茶制造业，也和其它行业的民族资本一样，不论如何从残酷榨取茶工、茶农和牧民去寻求补偿，进行挣扎，也终于无法找到自身发展的出路，绝大多数逃不脱被挤垮、被吃掉的命运。最后创办和剩下下来的寥寥几个砖茶厂(庄)，也演化成为了官僚买办资本，尽管它们在所产制的青砖茶上压上“川”字商标，那不过纯属鱼目混珠罢了。

(三) 沙皇魔掌伸进了羊楼洞

十六世纪中叶，侵扰当时中国边疆的哥萨克，把茶叶带到了西伯利亚和欧俄。从此，老沙皇在觊觎中国领土的同时，一直把掠夺中国茶叶作为他的重要目标之一。

鸦片战争后，沙俄继英国之后，于一八五〇年正式确立了掠夺中国茶叶的地位，并获得了最初的利益^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不费一枪一弹，借口“调停”有功，不仅在战后侵占了中国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南方诸省，

^①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下册，第五章《中国茶叶贸易史》

并疯狂地掠夺羊楼洞的砖茶。

根据《通商章程》，陆路贸易中，俄商运货出口，所纳关税按百分之五的税率三分减一；无论是从天津进口或出口的货物，除纳关税外，子税免征；凡由其它口岸运货至天津出口，缴纳关税一半的子口税，在天津与关税一同征收；到了一八六六年八月，连关税一半的子口税也干脆取消了^①。沙皇的这种超级关税特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沙俄行将取代英国对茶市垄断地位的趋势。这对于厘卡林立，苛税如毛的羊楼洞青砖加工业的发展，是多么严重的威胁。

一八六一年，汉口开埠。俄商即在这里陆续设立洋行，计有阜昌、隆昌、顺丰、源太、百昌和新泰等洋行。这些洋行，除了大量掠购中国茶叶外，又于一八六三年^③特地派人来羊楼洞一带，出资“招人包办”^④，监制砖茶。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英国的沙俄，反而走在英国的前头，在中国内地投资设厂制造。他们投下巨额资本，残酷剥削从事手工操作的羊楼洞茶工。这种利用带有较多封建性的手工工场进行掠夺的

① 《俄国在天津的转口贸易补充报告》，转引《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一三〇九页

②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六六——一六七页

③ Commercial Reports. (商业报告) 1868. 天津·P1—5.

④ 《光绪5年海关中外贸易统一年·津海关贸易报告》第二六五页，陈启华：《羊楼洞之茶业》《中国实业》第二卷第一期

罪恶手段，充分露暴了沙俄的凶残性。

大约在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之间，尼古拉一世的亲戚贵族财阀巴提耶夫所经营的阜昌、隆昌两洋行，以及顺丰洋行，将在羊楼洞所开办的茶庄停业，迁到汉口新厂用机器压制砖茶^①，把羊楼洞茶区变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地。这样，羊楼洞砖茶业民族资本更遭受到严重的威胁，茶工和茶农面临着灾难性的浩劫。

起初，英、俄茶商，在收购新茶时，“竞争总是很激烈的”^②。但是，他们很快就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他们联合垄断茶市的罪恶勾当，形成一种“制度”。在羊楼洞茶市上，英、俄茶商们往往在茶市开盘时，高出茶价，吸引新茶上市，等到大批茶叶上市后，便制造种种借口，压低价格，其讹诈勒索手段，层出不穷。仅回扣(扣秤耗和改换包装费)一项，就高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迫使茶贩蚀光老本^③，至于山户茶农，更遭到“香金”、“租子”、“下盘”、“扣样”、“割耳朵”、“杀尾”等等三十多种名目繁多的盘剥^④，以致茶农成年累月地辛勤栽培，却挣不到一顿饱饭^⑤。

对羊楼洞人民欠下血汗债的外国资本茶商，以沙俄茶商是最大的债主。他们在掠夺羊楼洞茶叶时，从来就是亲赴茶

① Trade Reports(商业报告)1876 Part. I. P64.

② London and China Express Vol 24 No995. 1882年9月1日. P939. (伦敦中国电讯)

③ 《江汉关税务司裴式楷申呈汉口茶业公所呈报茶市情形》(节略)，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④ 庄晚芳：《中国的茶叶》第四十二——四十三页

⑤ 《俄国在天津的转口贸易的补充报告》，转引《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一三〇九页

市，坐地收购，直接干下了许多罪恶勾当。

沙俄茶商的许多罪恶活动，是在老沙皇的直接支持与庇护下进行的。一八九一年，俄皇太子来中国进行所谓“游历”，特地专程路过武汉，亲临阜昌等俄商砖茶厂视察，并参观了新泰洋行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展览会。

经过俄皇太子的这番游历与视察，沙皇政府最后决定，对光绪初年逐渐衰落的“洞茶”经中国西北的陆路运输线，实行关闭，大力发展汉口至天津的航运，以接连自天津、通州至恰克图的驼运线。后来，更调派义勇舰队参加运输，将“洞茶”直接海运海参威西伯利亚铁道，或经敖德萨直接输入欧俄。他们借运输的优势，来破坏全靠陆路运输的民族资本“洞茶”的边销。

老沙皇的侵略政策，煽起了俄国茶商掠夺羊楼洞砖茶的狂热，严重地阻碍了羊楼洞民族资本砖茶加工业的发展。一八六三年以前，羊楼洞的七、八十家茶庄，以及他们在蒙古族牧区的销售庄口，不到几年的光阴，就倒闭过半，呈现一片“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凋零景象。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沙俄便取代了英国对华茶叶贸易的垄断地位。从此以后，羊楼洞的“川”字牌青砖茶因国内边疆市场缩小，销路日减，便大多只能任俄商低价收购了。这样一来，买卖城销茶的七、八十个庄口，只剩下了两个了，致使羊楼洞的三玉川、巨盛川砖茶厂，进入了惨淡经营的岁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曾经营两湖茶叶边销的“大盛魁”，也迅速衰败下来。

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把江南羊楼洞青砖加工业的早春天气吞噬尽净，广大茶工和茶农沦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

(四) “洞庄”每况愈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羊楼洞民族资本的茶庄，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它的发展历程艰难曲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略有进展。此后，直至抗战前夕，江河日下，濒临绝境。

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实业的气象为之一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狗咬狗的战争，放缓了对华的经济掠夺，造成了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时机，十月革命的成功，老沙皇在汉口的阜昌、顺丰、百昌等砖茶厂相继停业。因此，羊楼洞民族资本的砖茶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

羊楼洞茶庄中以“义兴”和“聚兴顺”两家资本较为雄厚。它们都是开办于民国初年，兴旺于二十年代。

“义兴”、“聚兴顺”的总号设在山西省榆次县，其营业范围包括采购、制造、销售全过程。它们的采购站设在湖南，制茶则在湖北羊楼洞，在张家口、太原、绥远、天津、上海、包头、西安、大同、汉口等处办理经销事宜，由榆次总号综核帐目，管理人事，掌握行情，调拨资源，周转资金。

“义兴”茶庄座落在羊楼洞马鞍山脚下一片平展的场地上，它所压青砖的老茶，出自松峰山。“义兴”曾经一度发展较快，从用木架到用牛皮架最后用蒸汽锅炉为动力，有三部机器压砖，年产可达五、六万担，仅拣茶工就达千人之多。义兴既剥削茶工又残酷地剥削茶农，一次利用纸币贬值抢购毛茶竟赚到数十万元。可怜的茶农，一年的辛勤劳动果实被掠夺几尽。聚兴顺茶庄的规模仅次于义兴，最高年产量也曾达到

四、五万担甚至五、六万担。

义兴、聚兴顺茶庄，所生产的砖茶，除部分售与苏俄协助会外^①，主要的是自行销售。其线路通过京汉路经包头（西口）、张家口（东口）入蒙古。羊楼洞的包茶庄是由广东商和本地商经营的，所制包茶主要是运往汉口，通过忠信昌茶栈卖给苏俄协助会，由太平洋行砖茶厂^②压制成砖，出口苏俄。

二十年代左右羊楼洞砖茶业出现了短暂的兴旺。茶庄二十余家，资本最多的达五十余万元，厂房一座座，烟囱一排排。穷苦的茶工，远从江西的山区和附近各县向羊楼洞云集，山乡的妇女们披星戴月地来厂拣茶，独轮车将一箱箱砖茶送到三十里外的新店，装船运往汉口。吱吱嘎嘎的独轮车声音从黎明到深夜不绝于耳，萦绕山谷。从羊楼洞通往新店崎岖山路上的青石板，被碾成一条条足有一两寸深的石槽。这是帝国主义掠夺洞茶的见证，也是民族资本从剥削茶农茶工中争得砖茶业一度发展的纪录。

但是，羊楼洞民族砖茶业的复苏转瞬即逝，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叛变革命，血腥屠杀革命人民，致使大革命期间获得了短暂发展的羊楼洞茶庄骤然下降，砖茶年产量仅五万箱，此后，急转直下，不得复苏。

蒋介石发动了十年内战，屠杀、迫害、搜括人民，苛捐

① 一九二五年苏维埃联邦将茶叶贸易收归国营，收购机构有：一为茶叶托拉斯总局设在莫斯科，一是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协助会为全俄消费合作社的驻华代理机构，在上海、汉口均设有营业所

② 太平洋行砖茶厂，即以前的新泰洋行，十月革命后为英商太平洋行主办继续营业

杂税多如牛毛。羊楼洞茶庄要缴纳诸如联保捐、团练捐、公安捐、保卫捐、育婴捐、教育捐，甚至党费捐、营业税、检验费等等苛重捐税，成为砖茶加工业的沉重枷锁。加之一九二九年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摆脱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向中国倾销大量商品，压低华茶价格，阻挠中国货出口；日本更发动侵略战争，强占我国东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工业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相连，自从一九三一年以后民族砖茶业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在羊楼洞茶庄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三玉川茶庄于一九三〇年停业，到一九三三年完全破产。这年，羊楼洞二十八家茶庄倒闭了九家，第二年，又倒闭四家，只剩下十五家了；而且，资本大都很小，有的甚至只有数百元。到一九三五年，山西商的茶庄不仅只剩下六家，而且，产量大幅度下降，“义兴”由年产五至六万箱，下降到五千箱。资本比较雄厚的“义兴”尚且如此，那些资本较薄弱的茶庄，更是招架不了，纷纷歇业。截至一九三六年，羊楼洞茶庄总共只有十六家，其中山西商的砖茶庄五家，它们是“义兴”、“聚兴顺”、“兴隆茂”、“长玉川”及“昌生”。五家总共一年只能压砖二万箱。其余全是包茶庄，而且，规模都很小^①。这时羊楼洞尚有可作茶庄的房屋竟有七、八十幢，大都空闲不用^②，楼房空荡。大多数茶庄关闭停产，整个羊楼洞茶庄产量锐减，生意萧条，致

① “包茶庄”专制散茶，即将收购的毛茶（茶农初制的毛茶，已将洒面、二面及里茶分好）经过切、筛，而后装成包出售。“砖茶庄”则自购毛茶，自制散茶，且自压茶砖出售

②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报告：《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民国二十五年六月

使喧闹的羊楼洞茶市，日趋沉寂。

（五）民族砖茶业的日伪化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我国领土大片丧失。到一九三八年秋，随着武汉的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也踏进了羊楼洞。

开始，为了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配合其军事侵略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对茶区也和其它地区一样，采取了一种野蛮的摧残和毁灭性政策。他们一进入羊楼洞，就大肆烧杀、奸淫掳掠。霎时间，羊楼洞的街道和茶庄，立刻成了一片火海。那滚滚浓烟和天空的乌云连在一起，覆盖在羊楼洞的上空。从此，羊楼洞人民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羊楼洞以后，立即对全镇进行了“军事管制”。他们把全镇划分为两截：一截为“军事区”，一截为“良民区”。茶庄都被划入“军事区”内，周围安上铁丝网，密布岗哨，如同一个大监狱，工人都被赶出厂外，生产完全停顿。同时，日本侵略者对羊楼洞附近茶乡如伍家沟等地方，多次烧杀，进行血洗，实行“三光”政策，致使茶农四散，整个茶山也完全荒芜了。

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政策，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进展，但是，却使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陷入了困境。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的英勇反抗，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幻想。他们为了作困兽之斗，便采取了所谓“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企图勾结汉奸卖国贼，全力掠夺沦陷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维持其在

中国的侵略战争。于是，他们利用“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等多种形式，把沦陷区的工业纳入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轨道。自然，当他们在了解到砖茶生产是一宗有厚利可图的赚钱买卖后，羊楼洞地区的砖茶生产，便很快成了他们经济掠夺的重要对象。

一九三八年以后，侵占武汉的日本侵略者当局，委派了清水俊仁、井上哲、二桥四次郎、中村图一郎等人，与汉奸资本家“义兴”和“聚兴顺”总号驻汉代理人宋维镛、侯效岐等人，在武汉联合建立了一个“制茶株式会社”。

这时候，羊楼洞原来的十多家茶庄，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洗劫，大多均已逃走或毁掉。惟有“义兴”和“聚兴顺”两家，因大老板宋维镛、侯效岐与日本侵略者早有勾结，所以，一两年后，宋、侯二人便命令他们在羊楼洞的“义兴”茶庄老板王致中、“聚兴顺”茶庄老板韩弼臣，把两家茶庄改为“中日合办”，更名为“武汉制茶株式会社”第一茶厂和第二茶厂^①，将房屋、机器、工具等一律折价，“合股经营”，并且派了日商纓井操和西山哲来厂监督。

从此以后，“义兴”、“聚兴顺”两茶庄的性质，也就由民族资本变成了日伪资本。制茶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走狗的残酷压榨下，备受凌辱。

在“合办”的制茶厂里，日本侵略者对茶厂工人完全实行了一整套法西斯殖民统治。当时，厂里工人每人由日本侵略者发有一个“袖章”，进出厂门都要戴在手臂上，还要给日本兵敬礼，否则就要遭殃，轻则吐口水，打耳光，挨枪托；重

^① 见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武汉日报》

则抓去施毒刑，压杠子，吊上梁，灌盐水。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还经常拿工人开心取乐，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侮辱。纓井操和西山哲各养有一条军狗，守在厂门口，工人进出还都要给狗行“军礼”，不然，就放狗咬。日本侵略者喂的军马拉屎时，要工人用手捧接。他们还特别爱欺侮老年工人，经常酒后把老工人抓起来，用胳膊挟住，拿刺刀威胁，进行侮辱，以逗笑取乐。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也加强了对茶工的剥削。工人每天劳动长达十四个小时，工作时间内连大小便都不允许。茶工们担负这样繁重的劳动，而工资收入却少得可怜，整日劳累，却维持不了自己一天的生活。除了在工厂劳动外，还要给鬼子服繁重的劳役，如筑碉堡，修公路等。稍不如意，就拉去毒打，甚至加以杀害。有一次，一个工人因拉痢疾，不能服役，日本侵略者就把他拉去，脱去裤子，用杠子压，把屎、尿都压出来了，还不肯罢手。

日本侵略者正是借助这些野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手段，在羊楼洞压了两年砖茶。他们把砖茶运往蒙古，赚取高额利润，满足其在中国侵略战争的财政需要。

为了办厂压制砖茶，日本侵略者又特地在羊楼洞设立过茶叶收购站，由汉奸资本家廖祖发充当买办，大量掠购茶叶，运往汉口加工，从茶农身上榨取了大量血汗。

日本侵略者以为，经过他们“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政策，控制了中国的大量物资，就可以把侵略战争延续下去，最后灭亡中国。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英勇顽强斗争，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不得不宣告无

条件投降。随之，他们在羊楼洞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也宣告彻底完蛋。

蒙受了八年多民族侮辱的羊楼洞，终于光复了。

（六）“饱狗”“饿狗”争夺不休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制茶工人心想：从此总可以挺起腰板，抬起头来，不再受人欺侮和蹂躏了吧！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和工人人们的愿望相反。日本侵略者一投降，八年多来躲在峨嵋山上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蒋介石，立即跑下山来，在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了。这样，全国人民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羊楼洞茶庄，情况也是一样。

一九四六年春，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指使下，抗战时期由伪省银行在恩施设立的湖北民生茶叶公司，派了一名叫贺发清的“接管大员”，来到羊楼洞，借着所谓“没收日伪财产”的名义，要来接收“义兴”、“聚兴顺”两家茶庄，独吞胜利果实。“义兴”、“聚兴顺”日伪资产的资本家不甘心资产被人吞掉，便以所谓“民族资本”为由，寻找靠山，与“民生”打起“官司”来。

于是，一场狗咬狗的斗争，就此开始。当然，“义兴”、“聚兴顺”是“汉奸财产”，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收”也是应该的。但是，没收日伪财产，只能由人民进行。抗战胜利果实，只能属于人民，而不能由那些“摘桃派”霸占，因此，“民生”与“义兴”、“聚兴顺”之间的争斗，决不是什么“接收”和“反接收”的问题，而是一场饱狗咬饿狗的尔虞我诈。

整个争夺过程是这样开始的：

一天，那个胖得象头肥猪似的贺发清，耀武扬威地来到羊楼洞。他皮包一放，就把王致中、韩弼臣找了去，宣布：“义兴”、“聚兴顺”两茶庄属日伪财产，现在由“民生”茶叶公司代表“政府”没收了。

这一着，可吓坏了王致中、韩弼臣。这两个昔日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家伙，一下子惊呆了，只好乖乖地答应把“义兴”、“聚兴顺”两家茶庄交了出去。

自然，王致中、韩弼臣不会甘心让那大笔大笔的赚钱买卖轻易送给别人。他俩贼眼一转，立即带着贵重礼物，去找羊楼洞商会会长邓晋封商量对策，请他帮忙。这位会长早同王、韩串通一气，从中得到过好处，这次又收到大笔“礼物”；何况把这两个茶庄保下来，以后不愁没钱花，便决意帮助。于是，他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伪湖北省政府秘书长邓翔海。

邓翔海是邓晋封的同族与世交。他是一个在羊楼洞靠办“民团”起家的反动官僚。因为他反共杀人有功，抗战胜利后竟爬上了省政府秘书长的高位。这个反动官僚接到同族邓晋封的来信后，便利用职权，趁着伪湖北省政府颁发所谓《发还民营工厂办法》之机，把“义兴”、“聚兴顺”两茶庄包庇下来，以所谓“民族资本”名义，全部发还退给王致中和韩弼臣。

这一着，“民生”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心想垄断羊楼洞的砖茶制造业。因此，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民生”老板贺发清又趁伪“湖北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检查之机，写了一个报告，呈报国民党伪中央经济部，又要将“义兴”、“聚兴顺”两茶庄重新加以“没收”吞并，据为己有。

“义兴”、“聚兴顺”依恃邓翔海，进行对抗。后来，事情竟成为“积案”，闹到了伪省高等法院，双方你争我夺，各自

寻找主子，饱狗饿狗咬来咬去，又打了几年“官司”。因为双方各有后台，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官司”一拖再拖，不甚了了。直到一九四九年，羊楼洞解放为止。

这一时期，除了“民生”和“义兴”、“聚兴顺”争夺以外，伪湖北农业银行也打着所谓“发展经济”的幌子，把势力伸向羊楼洞，办起了一个叫“复兴”的茶庄；那个在抗战前早已溜之大吉的“天源茂”也寻找靠山，成了官僚，悄悄地恢复了当年的牌号。

这样，在解放前夕，就有五条疯狗争夺羊楼洞砖茶生产这块“肥肉”。

饱狗与饿狗纷扰不休的争夺，给茶工、茶农带来了极大的苦难。由于他们的争夺，茶砖产量锐减，茶园大面积荒芜。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虽也假惺惺地发放过两次“茶贷”给茶商，转借茶农，但这除了给茶庄老板和茶商又取得一项投机发财的资本外，没有给茶工、茶农带来一点好处。砖茶产量日益减少，茶园荒芜，茶工茶农生活更加痛苦。据统计，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羊楼洞茶区三十余万亩茶园，“被迫改种杂粮者，计占总面积十分之三，任其荒废不事采制者占十分之五，剩下茶园不过十分之二，产量只及以前的十分之一，砖茶生产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①。灾难深重的羊楼洞茶工、茶农，仍在难明的长夜中挣扎。

但是，黑夜总有尽头，黎明总会到来。羊楼洞的茶工啊，盼天明……。

^① 江荻君：《一年来的湖北茶叶》《中国茶讯》第一卷（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二、茶砖飘香凝血泪

(一) 茶农、茶工苦相连

在季节性生产的茶庄里，茶工来自贫穷和破产的兼种茶园的农民。茶工茶农，一身二任，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压榨。片片茶叶，历尽了茶农的艰辛，块块砖茶，凝结了茶工的血泪。

每到制茶的季节，茶商便纷纷来到羊楼洞开庄办茶。那敞开的茶庄大门，就活象那吞噬茶农、茶工的血盆大口。

无论是外国资本、买办资本还是民族资本茶庄的老板，压迫剥削茶农、茶工都是和封建官绅勾结起来进行的。他们每年春来秋往，总是大摆酒席，宴请羊楼洞地方的地主、官绅和反动军警头目，甚至拨给官绅们以数千元计的资本，让他们在羊楼洞、汉口之间作投机买卖，剥削劳动人民。于是，这些地头蛇和反动武装，就帮助资本家剥削、镇压茶工和茶农。羊楼洞的保安队长就曾在筵席上拍着胸膛保证，如果“茶花子”闹事，我们就来镇压。茶庄资本家与封建势力就是这样狼狈为奸地压榨茶农和茶工。

茶农上市卖茶，实指望春茶的微薄收入，解决青黄不接的生活困难。可是，当他们挑着茶叶一脚踏进茶市时，却又落入了茶庄老板们资本剥削的密网。

资本家为了赚得制茶厚利，在收购毛茶中，拼命压级压

价。当茶市开盘之前，资本家就通过商会统一了个很低的茶价。接着他们在买茶时又对各类茶叶进行压级，硬说茶农的各种毛茶不够等级标准，把洒面茶降成了底茶，底茶降成了里茶；如果茶农稍有不服，便指控茶中渗有水分，致使茶叶全部被官府没收了去。

大秤进茶，是茶庄对茶农的又一剥削手段。买茶时，茶庄不仅暗地用假秤，还明目张胆地用大秤收茶，甚至以三十二两为一斤。这就是茶农所说的“吃人秤”。以扣除水分为名的秤扣更是骇人听闻的掠夺。一九二九年以前，老青茶八斤作一斤，还有十斤作一斤的。一挑茶叶经过这样的大秤一过和折秤一扣，就只剩下十多斤了。此外，资本家还要把茶庄的税收、房租都转嫁到茶农身上，在茶价中以九四·六折（即相当于每元中扣去五分四厘钱）又扣去一笔钱。

一担茶叶经过这番压级压价，大秤过称，东折西扣，最后茶农能够拿到手的卖茶钱，少的可怜。确如茶农说的那样：“一担茶叶卖成了一担柴，或者几斤盐。”这样，茶农的辛勤劳动果实，就差不多被巧取豪夺个精光。

羊楼洞附近山乡的茶农，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的层层剥削之下，一个个破产，这真是走投无路，求生不得。

因此，每当茶庄开始制茶时，那些已经和正在破产的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进茶庄当茶工。这样一来，他们在实际农奴地位的封建剥削枷锁之外，又被加上了雇佣奴隶的锁链。

茶农虽然进茶庄当了茶工，但茶工并没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完全人身自由。他们何止是出卖劳动力，而是在相当程

度上被迫用人格和生命去挣得最低的生活条件啊。进厂当茶工的第一关，茶庄老板就要人保、铺保，不得有任何违抗资本家意志的行为。在取得老板同意后，还要给二老板和封建把头送礼。更为严重的是：人保和铺保的保证书上，注明工人的死活与资本家无关。

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剥削茶工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包工制克扣茶工的工资。资本家苛刻的核算，按制茶工序分别规定工人指标和工资总额包给封建把头。这些把头，有的是乡间地主，有的是镇上恶棍。他们在承揽包工后，便尽量少招工人，并尽可能地招收童工担负成年人的活路，借吃工资空额和克扣童工去填自己的腰包。这样被招来的工人劳动量就大大增加了。十二、三岁的小童工要和成年人干一样长时间的活，可是，只落得个半饥半饱的饭食。工人生病，得自己去找替工，不然的话，就要被立即解雇。此外，封建把头还以安排工人生活的名义，通过办伙食，大量克扣茶工。他们以低价买进粗糙发霉、甚至有砂子的米和烂腌菜给工人吃，又从工人身上刮取一次油水。茶工们做了一季牛马活，最后领到手的工钱，只能缝制替换因劳动磨得稀烂的两件土布衣。至于小童工那就更惨，只留得一把瘦骨头去另谋生计。丧尽天良的封建把头有的甚至把工人的工资全部拐走。例如：“义兴”茶庄的封建把头冷毛生，在抗战前夕，就曾拐走了四十多个茶工一个季度的全部工资。至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利用通货膨胀的时机发放工资，使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如同一叠废纸，那就更是常事了。

延长工时是资本家、封建把头剥削茶工的又一法门。因为茶工的工时愈长，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愈多。所以资本家拚

命延长工时。茶工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十二小时以上，有的竟高达十六小时。工人们总是顶着星星上工，披着月光下班。狡猾的资本家为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使了不少花招。有的资本家故意不用钟表而用烧香计时，计时的香既粗又长，燃的很慢。有的资本家则玩弄另一种卑鄙的手段，偷偷地倒拨时钟。超时劳动的茶工，累得精疲力尽。计时的长香，无情地拖着茶工们超时劳动；倒拨的时钟，总是打不到茶工们下班的点上。此外，还有所谓强迫包产的绝招，那就是：把头常常指定一大堆茶，规定做完为止，迫使工人不仅延长了劳动时间，而且还大大加强了劳动强度。更为恶毒的是，他们甚至以不合质量为借口，强令返工。象拣茶工更多地遭到这种刁难。工人的劳动时间任意延长，创造的财富统统被塞进了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钱袋。

资本家还以定金和预借金的办法，对工人施以人身束缚和高利盘剥。在茶庄较多的羊楼洞，资本家对那些技术较好，身强力壮的茶工，挖空心思把他们固定在自己的茶庄里。于是在一季做完以后，就发给定金。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拿到定金的茶工，不管这家茶庄来年的工资给多少，都不得辞退。如若不来，就要受到严酷的惩罚。曾经有个茶工就因拿了定金后要求辞退而被抓起来处以火烤和日晒的刑罚。在那炎热的七月天，资本家的打手迫使这个茶工穿上棉衣，然后绑在锅炉房里烤火，接着又放在烈日下曝晒，活活折磨得几度昏死过去，满身長满了水泡；这还不罢休，保安队还要把这个工人抓去关押起来。至于预借金，那是茶工在做完一季茶后，在被剥削净尽回家之前向资本家借几个钱。从此，凡拿了预借金的茶工，便欠下了一笔阎王债，明年就

一定来厂无偿的劳动，加以偿还。茶厂女工贺细保师傅的祖父贺修道，曾借了几块钱的预借金，第二年来厂作工，还没等偿清阎王债就病倒了。资本家见无油可榨，把他踢出了厂门，狗腿子又马上登门逼债。贺细保师傅的祖父，贫病交加，无钱还债，终于被逼得上吊死去。

至于茶工的劳动条件，那是极端恶劣的。劳动既笨重又不安全，资本家和把头还要随意打骂，动辄开除。如果一旦有工伤或疾病，就立刻被踢出厂门。

茶工的生活环境更是不堪言状。住的牛马圈，吃的猪狗食，过着非人生活，疾病流行，死亡随时威胁着茶工的生命。

茶工们用血汗甚至生命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封建把头用各种剥削手段抢夺而去，发了横财。义兴茶庄资本家只有十万元的资本，可是他每年就可以赚到四万元之多的纯利。二老板王致中花天酒地，一日三餐几十个菜不重样，还吃什么人参、燕窝，抽大烟，荒淫无度。封建把头廖祖发，用工人的血汗钱在汉口建起了三栋楼房，修了花园，还在羊楼洞买了数十亩田地。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建筑在童工、女工和所有茶工们受折磨、饥饿，以至死亡的基础之上。

（二）小茶工的童年

童年，是人生最难忘的岁月。但是，在羊楼洞茶庄做过童工的人，难忘的回忆却只有贫困、饥饿、凌辱和数不完的苦难。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有多少儿童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孤苦零丁地流落异乡啊！有些穷孩子，即使还有双亲，却无

力抚养。这些骨瘦如柴的孩子们，为了谋生，只得给资本家做童工，去遭受那“无耻的和残酷的剥削”^①。

但是，就这样一点起码的生存权利，也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资本家是以签订契约的形式，把儿童固定在工厂里给他劳动的。

在羊楼洞各茶庄，有一条不成文法的规定：（1）进庄儿童必须有人担保，预交保证金，立下字据，无论死活，概与资本家无干；（2）进庄儿童必须身体健壮；（3）进庄童工必须“老实”、“听话”。

由于这种苛刻的条件，许多儿童进不了茶庄大门，流落街头，无路谋生。一九三四年秋，羊楼洞的砖茶庄又开始招收童工了。消息传到百里以外的江西修水山区，大批儿童拖着瘦弱的身子，艰难地跋山涉水，赶来应招。其中有一个很小就死了父亲叫冷子红的孩子，为了糊口，也赶来了。临行时，冷子红的妈妈抚摸着他的头，流着眼泪说：“子红，你爸爸病死，妹妹饿死，又欠一大堆债，妈妈实在无法养活你，你就跟着穷叔叔们去找条活路吧。”说着，她卷起了家里用了三代的破棉絮给了子红，还给予红做了几个野菜团子。妈妈伤心地把子红送出了家门，满眶泪水，望着子红矮小瘦弱的背影渐渐的消逝，久久不肯离去。多么残酷的生活啊，逼得子红一家生离死别。

从修水到羊楼洞要走二百多里。子红在爸爸死后给地主家砍柴时摔伤了踝子骨，还没有养好，行走不大方便。在同

^① 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七六页

乡茶工叔叔们的帮助下，一跛一颠，艰难地来到羊楼洞。穷叔叔们到处奔走，却找不到一个愿意介绍子红进茶庄的保人。于是，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带了子红去向把头央求。可是狠心的把头瞟了子红一眼，见了他那副倔强的模样和带伤的左脚，便一连骂了几声“野货”、“废物”。天下乌鸦一般黑，子红到处谋生无路，只好乞讨流浪街头。

那时，可怜的孩子，进不了茶庄的，生活无着；就是进了茶庄的，那也是进了虎口呀！童工一进厂，就受到特别严厉的监督。资本家根本不把童工当人，而只把他们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来任意驱使。由于孩子们不能象成人那样负重，资本家便指使把头，把打筛、扫茶灰……等最脏最累的活派给他们去干。身体瘦弱的童工们，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每天一连劳动十一、二个小时，甚至十三、四个小时不得休息。资本家为了对童工加强管制，无理地规定工作时间不准说话。有谁违犯，就要遭到工头一顿毒打。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发给童工的工资很低，除了两餐发了霉的糙米饭，一天只有几分钱。而就是这几分钱，也要由工头掌握，不发给童工本人。那些黑心肠的工头，还常常打着“关心童工生活福利”的幌子，对童工们一个月辛辛苦苦积下来的块把钱，进行克扣，再加上给老板的“拜寿钱”、婚丧“献礼”等等，名目繁多的折扣，童工们一年辛苦，到头来只落得全身上下的斑斑伤痕。

有个小童工，作了几个月的工了，头发几寸长也无钱理一理，不相识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女孩子。于是，有一天小童工鼓了勇气去找芦把头。他理直气壮地对芦把头说：“我是男孩子，不能打辫子，快给我工钱，我要去理发。”芦把头暴跳

如雷：“小子翻天了！”说着一巴掌打了过去。小童工一闪，倔强地抗议道：“你为什么不打辫子呀！”芦把头一边骂道：“你妈的胆大包天，教训起老子来了”，一边飞腿乱踢。小童工被打倒在地，口吐鲜血。芦把头的暴行，激起了在场茶工们的义愤。他见势不妙，才一溜烟走了。

在半饥饿和极度疲劳中度日的小童工，时刻都有被资本家折磨致死的危险。

有一次，一个小童工从这天晚上开始“打吊”^①，一直熬到第二天中午。由于疲劳过度，他一下子栽倒在茶桶里。把头发现后，一手把他拖了出来，拿起鞭子就抽，打得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

一年夏天，一群从江西来的小童工干了大半夜活，第二天天未亮，又被把头逼着到赵李桥火车站装车。小童工一夜劳累，个个疲倦不堪。其中，有个年仅十四岁的儿童实在支持不住，见火车尚未到站，顺着茶包一靠，便睡着了。那知就在这时，火车“鸣”的一声急驰而来，把覆盖茶包的雨布顺着风势卷了过去。这个小童工还来不及苏醒，就被拖进了轨道……。小伙伴们见此惨景，十分悲愤，向资本家和把头纷纷抗议，用此来表示他们对被白白地夺去了生命的小伙伴的深切哀悼。

谁没有孩子？谁没有童年？对于这一切曾经当过童工而今天已进入幸福晚年的老工人最有发言权。他们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见证人。

^① 压砖车间称茶叶的工序，简称“打吊”

(三) 拣茶女工血泪多

“旧社会，我们拣茶女工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呀！”这是一位退休女工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说的头一句话。这短短一语，包含着拣茶女工们的多少辛酸血泪！

拣茶，是复制房里的一个工种。在过去茶庄里，没有固定的拣茶工，都是需要时临时招雇。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遭遇也就更惨。

拣茶女工最先遇到的，就是门外候拣。压砖季节到了，附近几十里的贫苦农妇们，纷纷赶来茶庄门口，等候“开拣”。因为生活所迫，前来拣茶的女工很多，而茶庄用人有限。为了争得拣茶，妇女们从半夜起就站在茶庄门外，等候开门。实在困了，就躺在潮湿的地上歇一会。春、秋的深夜，凉气袭人。日子长了，弄得许多人全身酸痛，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有时遇到下雨，妇女们生怕失去了拣茶的机会，即使淋得透湿也不敢离开一步。资本家为了得到更便宜的劳动力，故意拖延开拣的时间。妇女们就得这样等呀，等呀，有时甚至一等就是十天半月。

等候开拣已是够受，开拣时要想得到茶篓子更要遭难。妇女们进到院里，拿到篓子，才能取得拣茶的机会。这样，当庄门一开，她们就拚命地你推我挤。体弱多病的支持不住，常被挤倒在地，踩成重伤，有的甚至被活活踩死。金大嫂袁绣莲就是这样惨死的一个。袁绣莲的死，是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罪行的有力控诉！

那是发生在一九二九年冬的事。

这一年，袁绣莲和她的丈夫金海清逃荒来到了羊楼洞。

因生活无着，她便拖着已经怀孕六个多月的身子，和姐妹们一起来到“新泰”茶庄门外，等候开拣。她们从晚上等到早晨，好不容易等到把头们起了床。

“啊——哈！”姓芦的把头一边穿衣，一边打着呵欠，嘴里还喃喃地骂着：“娘的！老子瞌睡还未醒，就他妈的在外边吵、吵，吵丧呀！”慢吞吞地出来开大门。他从门缝里往外一瞧：“好家伙，外面足足有千把人呀！”伤天害理的芦把头，为了寻开心，他贼眼一转，拿来一根绳子，在大门下拴上，等开门时把人绊倒，以便从中取乐。

大门终于打开了。人们吆喝着，潮水般地往里涌。芦把头恶狠狠地骂着娘，挥动着鞭子，用力地朝着妇女们身上猛打过去。这时，袁绣莲也被人流挤到了大门口，由于身怀有孕，加上贫困饥饿，她怎么也支撑不住身子，一下子就被拴在门框上的绳子绊倒了。这时，另一个把头突然从楼上泼下一盆污水。这一下子人群更加大乱，一层层的人都被挤倒在地，把袁绣莲压在最底层。当女工们发现险情，把她拉出来时，可怜的袁绣莲连同她那未出世的胎儿，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都被活活踩死了……

多么凄惨的情景啊！刹那间，所有女工都围着袁绣莲她们的尸体，止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一片呜咽和嚎啕的哭声，使羊楼洞笼罩着悲哀的气氛。血的事实告诉人们，是万恶的旧制度、狠毒的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把金大嫂她们迫害死的呀！袁绣莲她们的惨死，不就是成千个拣茶女工最悲惨的一幕吗？

进了厂门，抢到了篓子，领到了拣茶的签证，与其说取得了谋生的机会，倒不如说是被注入了资本剥削的磨盘。贫

婪的资本家，非要“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①。

拣茶开始，由监拣工头发给茶叶一篓，并附发一张纸条，写明茶叶等级，及拣茶女工姓名。等到收工时，由监工把头验收，认为合格，方才准许过秤；不合格的，要重新复拣。把头们常常利用这种时机，故意刁难，夺过篓子，不准过秤，硬是把拣过的合格茶叶倒进未拣的茶叶堆里，强迫女工复拣。这样，女工们一天的辛苦就算白费。即使把头们认为合格的茶叶，也要千方百计地从中九折扣秤。更为可恶的是，就是按照压了级之后应付给女工的工资，也不能完全落到女工手里，或明或暗地照例每斤须抽取佣金二、三文到四、五文不等。经过这样七折八扣，拣茶女工拿到手的工资，那就少得可怜了。

女工们少得可怜的工资，往往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每当拣茶的时候，女工们要爬到很高的茶垛上把未拣的茶包搬下来。没有梯子，姐妹们就搭成了人梯去取茶包。百儿十斤沉重的茶包，一擎不住就连人带包滚了下来。人梯一倒，摔伤的人就会更多。这种事故是经常发生的。

在拣茶女工中，捂死婴孩的惨景时有发生。吃奶的婴儿怎能离开娘，可是资本家竟不许女工带孩子进厂。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嫂子把她刚刚满月的婴儿悄悄地带到了车间，放进茶篓里。突然，把头来了，陈嫂子忙把茶叶往筐里一倒，

^① 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七六页

把婴儿盖住。这把头是来过秤刁难拣工的，因此一停就是个把小时，直到下班。陈嫂子心急如焚，这孩子也不知怎么样了。夜幕降临，工头才走，陈嫂子赶快扒开了茶叶，抱起心疼的孩子。孩子睡着了吗？不会，他一定很饿了，赶快给他吃奶！这时，大嫂才发现孩子僵硬了，活生生的孩子就这样被捂死了。霎时间，陈大嫂觉得天昏地转，晕倒在地。陈大嫂毛把钱的工资啊，是用一条小生命换来的呀！！

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是吮吸女工血的吸血鬼，更是污辱女工的野兽。他们给女工们取“浑名”、“绰号”，评头论价，随意调戏，有不少的女工，甚至遭到他们的坑害。

茶庄啊，茶庄！它是地主资本家的天堂，又是穷苦茶工的一座活地狱。

观音口的山泉啊，日夜流！流不尽羊楼洞拣茶女工的血和泪……。

（四）复制工人受折磨

经过茶农初制的毛茶，在加工时，首先要进行复制。其中包括切茶、筛茶、拣茶等工序。

复制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全是手工劳动，最脏、最累、又最不安全。资本家只顾赚钱，那管什么厂房建设和安全措施。屋矮窗小的复制房里，十分阴暗。正如老工人回忆的那样：“复制房好比阎王殿，工人在里受熬煎。”走进复制房的切茶间，只见那一排三、四十把大刀在暗处闪着逼人的寒光。这就是切马料式样的切茶大铡刀。可是谁都知道：切马草，草料茎长，容易抱起，刀口好喂；老青毛茶茎短三、五寸，乱七八糟，不易抓，刀口更难喂，何况又要求切得很细？因

此，喂茶工人的十个指头，总得在刀刃边上紧张地晃动，随时都有切断手指的危险。

狠毒的资本家，只顾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多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从三个人一副铡刀（一人掌刀，二人轮流送茶）改为两个人一副铡刀（一人掌刀，一人送茶），最后改为三人两副铡刀（两人管切，一人两只手同时给两把刀送茶）。与此同时，资本家还规定了很高的切茶定额，一把刀每个班次（十二小时）要切茶四千八百斤，完不成数字不发工资。掌刀的工人必须拚着命不歇气地快切，送茶的工人必须两只手不停地同时向两把刀下喂，一个班就得喂茶九千六百斤，不然就很难达到定额。在灰尘弥漫、空气污浊、光线暗淡的复制房里，长时间的紧张劳动，使茶工提心吊胆，头晕眼花。因此，切断手指的工伤事故，时常发生，有的甚至发生把整个手差不多切断了严重工伤事故。

一九四七年夏，一位从通城来的贫苦农民，因为家乡闹旱灾，秋收无望，便逃荒要饭来到了羊楼洞。他到处求人托保，进了义兴茶庄当切茶工。

进厂以后，这位贫苦农民，就由资本家发了一块破木板和几十个切茶工穷哥们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破屋里。老切茶工对新伙计的命运十分关切。他们向新伙伴倾诉着切茶工的苦难，特别是切断了手的痛楚和辛酸。他们对新伙伴的千叮万嘱，这既是关切，又是祝愿。这位新来的切茶工听了这些话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后，在切茶时格外小心。

这位新来的切茶工，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却挣不了几个钱养家，心里越是愁着在家乡要饭的妻女的死活，又是一夜没有合眼皮。第二天天未亮，他就被工头赶了起来到车间去

切茶，他实在支持不住，两眼一黑，昏了过去，从此就病倒了。

然而，那狠毒的资本家却说他刚来就装病，硬逼着他去干活。否则，就要他自己出钱，请人顶替。无可奈何，这位新来的切茶工只得咬紧牙关，忍着极度的痛苦，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切茶间。

由于病中体虚，拉不动铡刀，只好支撑着身子，一把一把地将茶叶往刀口下送。送呀送，一连拚了五、六个小时。一个不能吃饭的病人，怎样经得起这种紧张的操作？突然，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手伸进了铡刀下。顿时鲜血直流，这位刚进厂没几天的茶工昏倒在地……。工友们闻声赶来，抱起负伤的伙伴，个个义愤填膺，而资本家站在一旁，冷冷地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谁叫他不小心？活该！”把头立即大声叫嚷起来：“快快快！都干活去”，根本就不把工伤当一回事。

工友们不理睬把头的吆喝，把负伤的伙伴抬进屋里，找了些土药方给他敷伤。

资本家看到这个切茶工的手快切掉了，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便决定把他赶出茶庄，命令把头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恶狠狠地骂道：“穷小子，还想混饭吃吗？回家‘享福’去吧！”他们就是这样伤天害理地把这位切茶工一脚踢出了大门。

羊楼洞各茶庄老板，总是勾结起来压迫和剥削茶工。他们互相订有这样一条规矩：一个茶工如果被解雇，所有的茶庄就不能再雇佣。这位因工伤被踢出“义兴”茶庄门外的切茶工，即使是伤养好了，也不会被任何茶庄招收。从此以后，

这位可怜的茶工，便带着受伤的手，流浪乞讨在羊楼洞街头。

鲜血在手上流淌，怒火在胸中燃烧，偌大的羊楼洞镇，怎么竟没有切茶工人的容身之地呀！……

那时候，切茶间是“阎王殿”，筛茶间也是鬼门关。

切好的茶叶要过筛，以除灰尘泥砂。一、二号大筛是两个人推拉的吊筛，三至十号的细筛都是一个人用手筛。每日切过的茶都要当天筛完，密密麻麻排列着的几十把筛子要不停地推拉和转动。这样长期的繁重劳动，严重地损害筛茶工的健康，致使筛茶工的发病率很高。而资本家对害病的筛茶工，只要有几天不能上班，就把他们赶出茶庄，从市场上招收过剩的廉价劳动力来替换害了病的筛茶工。筛茶工时时刻刻都受到解雇失业的威胁。

丁国生师傅从做童工起，在这样的条件下煎熬了上十年。在他二十多岁时（一九四五年）得上了肺病，终于病倒。他躺了好几天后，可恶的把头竟来逼他去筛茶。把头看了师傅实在支不起来，他便一边骂着，一边以什么偏方治肺病为借口，迫使病重的丁师傅灌一肚子尿水。结果害得丁师傅病情更加严重，上吐下泻得死去活来。幸亏工友们帮助弄了个土药方才算救活了他一条命。可是人已骨瘦如柴，狠心的资本家见他无油水可榨，便把他赶出了茶庄的大门。

丁国生每年制茶季节来茶庄筛茶，十多个年头就被资本家榨干了膏血。到头来还是被迫背着来时的破被絮讨饭回家。……

切茶工啊遭折磨，筛茶工啊受熬煎，
身残肢断苦水多，血海深仇怒火燃。

（五）吃人的瘟神

江西修水县水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朱义良，一九三五年夏，因为天旱，收成无望，生活无着，被迫同几十名穷哥们一起，到当时号称“小汉口”的羊楼洞进茶庄谋生。当他同新婚的妻子告别时，两口子依依难舍。芦连香拉着丈夫的手，淌着热泪，哽咽道：“义良，你在外多多保重啊！早点回来。”义良噙住了一会，才轻轻地说：“放心吧，等挣了点钱，能糊些时的口就回来。”

朱义良背井离乡，一路上心烦意乱，风餐露宿，好不容易来到了羊楼洞，进“义兴”茶庄当了一名搬斗工。茶庄的生产、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义良和工友们被塞进一间破屋里。这间屋子，就在厕所旁边，当时正是盛夏时令，蚊蝇成群，蛆虫到处爬，臭气难闻。工人们劳累一天，下班后却只有一瓢蒸茶水洗澡。这种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引起一场瘟疫从这里流行开来。这种病状，首先是头部剧烈疼痛，然后两眼翻白，肌肉红肿，神经错乱，发起狂来，弄不好几天就可死去。可是，那些蛇蝎心肠的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不仅不许工人治病，反而污蔑工人是“装疯”、“偷懒”，强逼得病的工人出力卖命。在资本家的迫害下，瘟疫在工人中更快地蔓延起来，致使工人大批死亡。

那是瘟疫开始流行的时候。一天傍晚，朱义良搬了一整天笨重的茶斗，刚刚下工回到住处，感到头痛异常，没有洗澡吃饭，便躺倒了。这时，外号疤子的工头冷应田走了进来，阴阳怪气地说：“朱义良，怎么睡了？想新媳妇是不是？”

朱义良气喘吁吁地回答：“我头痛，想躺一会。你别寻开

心。”

冷疤子毫不理会地说：“哼！伤风感冒，小毛病嘛，出点力流流汗不就好了吗？干脆多加几个夜班，多捞些钱，早点回家看媳妇，哈——哈——哈。”说罢就把朱义良拖了起来。

朱义良没奈何，便带着病到仓库加夜班去了。深夜，在那昏暗的油灯下，朱义良忍着病痛，支撑着身子，艰难地搬着百二十斤的斗模。他走着，走着，突然，眼一发黑，昏倒在地。工友们急忙把他抬回住处。仅仅两天，进厂不到半年的朱义良就含愤死去了。

朱义良的妻子芦连香，听到丈夫病死的噩耗惊呆了。她悲痛欲绝，呼天唤地，哭得死去活来。她的嗓子嘶哑了，只能自言自语地含痛啜泣：“穷人的生活为什么这样难？”“穷人的日子又为什么这样苦？”“老天爷啦！你为什么不长眼呀！”

其实，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象朱义良这样被资本家迫害致死的，又何止他一人呢？在茶庄做工的修水县白桥朱姓兄弟，不也是其中的两个吗？头天早上哥哥死在车间，弟弟含着泪水把哥哥掩埋。可是谁想到，三天之后，弟弟也同哥哥一样被瘟神夺去了生命。

在这次瘟疫中死去的，还有朱义丹、朱设春、朱设坦、芦有元……等人。朱义丹家里有父母、妻子和一个小孩。当他家里听到朱义丹死去的噩耗后，他高龄的父母和体弱多病的妻子，也都因过度的悲伤和贫病的折磨，先后死去。仅剩下一个孤苦零丁的幼子，被人家抱去养了。

据粗略估计，在这次瘟疫流行中，由于资本家强迫病人劳动，不让医治，仅几家砖茶茶庄死去的茶工就达两百人之多。因为死亡的工人太多，以致无人埋葬。资本家便勾结地

方绅士强迫工人捐钱，组织了一支十几人的“收尸队”。狠毒的资本家规定：（一）快死的工人要立即抬走，不得死在庄内；（二）抬尸体不准从资本家的住房门口经过；（三）已经死在茶庄里的不得从大门口抬走，只能从后面墙角挖个洞拖出去。本来是资本家残酷剥削茶工造成瘟疫在茶庄恶性蔓延，致使茶工大批死亡，然而这些吸血鬼却倒打一耙，恶狠狠地咒骂死去的工人是“该死的短命鬼！”

瘟疫是要吃人的。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封建势力等，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瘟神”，而且比吃人的瘟疫还要狠毒。

茶工们盼望着送瘟神那一天的到来。

三、茶区、茶庄怒火燃

(一) 打击俄国侵略者

羊楼洞茶区，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茶叶外贸的迅速发展，它虽然位于祖国腹地，却成为外国资本侵入较早的地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俄等外国侵略者通过开辟商埠，以汉口为据点，更加疯狂地掠夺羊楼洞茶区。它们以沙俄尤为贪暴。因此，曾经历太平天国革命多年战斗洗礼的茶区英雄人民，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便燃起了反对外国侵略者掠夺茶叶的斗争怒火。

点燃茶区人民斗争怒火的是一支反抗清政府的“叛兵”。一八六五年五月（同治四年），清军鲍超所部的霆字营士兵八千人，当开赴四川行经武昌金口的途中，在陈大发等的带领下，发动了兵变^①。陈大发原是太平军的士兵。清将鲍超因兵源不足，为扩充自己实力，趁太平军失败之机，大量改编了被俘的太平军士兵。这支部队因太平军原来的士兵较多，他们痛恨清政府血腥屠杀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和清军军官对他们残酷的克扣和压迫，因而，这些原太平军的革命士兵再也不能忍受，终于被迫起来反抗了。

这支部队在陈大发等人领导下发动兵变后，迅速转移，

^① 《清实录·穆宗》第一三八卷，第五——六页

在咸宁杀了县官后，经蒲圻、通城转入宁州（修水县）。他们头裹红巾，准备去福建与太平军余部会合。转移途中，在茶区人民的支持与参加下，屡次击败清政府的追剿，并先后向英、俄在羊楼洞茶区开设的茶庄发动了袭击。

兵变刚刚发生，为外国主子忠实效劳的奴仆江汉关道郑兰，立即飞令崇阳县传令各茶庄迁避。但是，变兵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捣毁了俄商在崇阳县大沙坪直接主持经营的茶庄，第一次在内地给俄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蛮横无理的俄商，竟自报损失，强行要求清政府进行赔偿。湖广总督官文，江汉关道郑兰，居然强令中国行商陈照南，代为缴款^①。

由于茶区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参加，这支变兵点燃起来的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政府的斗争怒火绵延不绝。

一八七一年一月（同治十年十二月），又发生了茶区人民捣毁英商在崇阳开办的茶庄的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亲自出马，威胁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当时的湖广总督李瀚章施加压力，强行要求赔偿。于是，腐败的清政府再次向行户摊派，按所报损失三分之一偿款销案^②。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无忌，清政府的媚外求降，激起了茶区人民的强烈反抗。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山东、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反帝斗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南北的广大国土。这场民族解放斗争，在羊楼洞茶区引起了积极的回响。

① 《湖北通志》第五三一卷第一四四三页

② 同注①

这年的三月份，羊楼洞镇及附近茶区，到处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匿名揭帖。这些揭帖声称：“中国茶务，向来称盛，近因洋人来此，以致亏累”^①。揭帖号召茶区人民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一场反帝斗争的怒火迅猛地燃烧起来。

羊楼洞茶区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茶商尤其是对俄国茶商特别憎恨，这不仅因为俄国茶商当时完全垄断与控制了羊楼洞的茶市，并且他们是亲自来这里坐地收购，直接残酷地剥削茶农。愤怒的茶区人民决心要给俄国侵略者一次严厉的惩罚。

当时，汉口百昌洋行的俄国茶商尼达罗夫，恰巧第一个最先乘船来到新店，准备在羊楼洞住庄收购茶叶。一天，尼达罗夫在随从的前护后拥下登上了码头。新店人民一听说俄商尼达罗夫来了，顿时，旧恨新仇把他们召唤到了码头，一片“尼达罗夫滚回去”的怒吼声震天响。这时，尼达罗夫的心跳得象鼓响。不过，他凭借着有清政府的保护，便壮着胆子，对围聚的群众进行虚声恫吓。这就更加激起了新店人民的忿怒。只听得一声喊打，飞石雨下，把尼达罗夫打了个头破血流。正在赶集的农民也都赶来了，人越聚越多。船码头本来石头不多，一下子被人们扔光了，他们就从篮子里掏出鸡蛋飞掷过去。一会儿，尼达罗夫从他的秃得发亮的脑袋直到脚跟，稀里糊涂，满身挂彩。他被随从们抢救回船，象半死的癞蛤蟆一样，瘫卧在船舱里。

① 《晓谕产茶各处示》（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七日）《张文襄公牍稿》第二十八卷

主子挨揍，奴才心酸。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暴跳如雷，叫嚣：“匿名揭帖，久干例禁”，严令地方当局“妥为弹压，查禁拿办”^①。然而，他永远也扑灭不了茶区人民斗争的怒火。

（二）茶工早期的斗争

羊楼洞茶区的工人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斗争中勇敢、坚决、不屈不挠。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制茶工业的发展，茶工反对帝国主义、买办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也随之发展起来。由于茶工阶级觉悟的提高，其革命斗争经历了从分散的消极怠工，发展为同工种的罢工，直到在党领导下的制茶业的联合大罢工。

茶庄老板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大量剩余价值，施展了一整套的卑鄙伎俩去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对此，茶工们采取了怠工和降低产品质量的办法进行斗争。

一种办法是摸清监工把头的活动规律，灵活应付，消极怠工。在平时干活中，当监工把头在场时，工人们不得不进行敷衍，而当这帮家伙一走，工人们便松了一口气，趁机会喘息一会。工人们通过长期观察，发现把头们一般是早上到生产现场挑毛病找岔子，训斥一顿，耍阵淫威之后，便发了鸦片烟瘾，回房里抽大烟去了。此外，每天中午，把头们非午休不可。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绝好时机。资本家和把

^① 同第四十二页注^①

头为了对付工人的怠工，往往突然来到车间，进行突袭式的检查。但是，这些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家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总是涂脂抹香，油头粉面。远在十几米以外都可以闻到一股“臭气”。所以，把头还没进屋，大家就知道是他们来了。

另一种对策就是放了望哨，利用时机，消极怠工。这是筛茶童工们经常采用的斗争方法。童工们筛茶，一般是五人一组，地点多半在茶庄的楼上。筛茶这活是很脏的，虽然把头们不愿意经常到筛茶间监督童工劳动，但他什么时候来却没有一定的规律。于是，孩子们便根据这个特点，在干活时，轮流派一人到靠近楼梯口的地方筛茶。借此观察把头的动静，其余的孩子们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歇息一会，甚至有时还能各自原地打盹。如果发现把头上楼，在楼梯口筛茶的童工便马上发出暗号，并且把茶筛拉得更猛，扬起浓雾般的灰尘，以阻挠把头进屋，掩护伙伴，迷惑把头。

还有一种巧计就是通过降低产品质量，从紧张的劳动中争取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切茶工就是这样。他们在切茶时，趁把头不在，经常把茶切得粗粗的，并将切好的茶叶和未切的茶叶混在一起，待把头检查时，他们便把粗茶倒在下面，上面洒一层细茶，拿去过秤。那时，对切茶工的数量是有定额要求的，切好的茶叶都用竹篓装起来验收。验收以后，工人们又趁人多手杂，把头不防，将验收了的茶叶拿回来，让把头再验一次，以此来对抗把头验收时的压秤。拣茶女工、童工们也经常运用这种斗争方法。茶工们降低产品质量，对抗茶庄老板超工时、不合理定额和其它种种剥削手段。

随着制茶工业的发展，资本家开始在制茶的某些工序上

使用机器。部分工序采用机器生产，一方面减少了相应工种的工人数量，造成部分工人失业。另一方面，由于手工操作和机器生产混杂进行，互不协调，这就使得保证机器运转的手工操作，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因此，茶工反对资本家的早期自发斗争中，便采取了捣毁机器的反抗行动。

羊楼洞“宏源川”茶庄，从英国进口了一台切茶机。等到这部切茶机装配运转起来，便立即解雇了大批的切茶工。与此同时，由于切茶机的胃口大，又是一种半机械装置，需要手工喂送茶叶和人力配合机器运转。这就把切茶工的劳动强度比原先不知加大了多少倍。切茶工，心相连。留下的切茶工亲眼看见自己的伙伴因使用机器被老板赶走，又亲身尝到这一切茶机的苦头，还想到自己那说不定的命运，心中十分难过。他们恨透了老板和机器。于是，他们用破坏机器的办法，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他们乘监工把头不在车间的时候，便把事先预备好了的小铁片之类的东西塞进传动和刀刃等要害部位，把齿轮或刀刃打坏。这样一来，就需停工修理。而修理工也故意拖延修理时间。经过这样几次反复斗争，资本家无可奈何，不得不有限地接受切茶工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要求。

资本家的本性就是剥削。他们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出更多的膏血，挖空了心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茶工们通过斗争觉悟水平不断提高，反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很快就由分散的反抗发展成为集体的罢工行动。

（三）女工罢拣

“袁绣莲在茶庄被踩死了！”

“三个小女孩也被踩死了！”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数九寒冬的一个早晨。这不幸的消息，刹那间传遍了羊楼洞和镇外的松峰山区。愤怒的茶工们潮水般地向“新泰”^①茶庄涌来。“找老板算账去！”“严惩凶手！”这怒吼声震撼着阴沉的上空。茶工们瞪着眼睛，紧攥着拳头，仿佛就要砸碎这罪恶的茶庄似的。

这时，“新泰”老板还没起床。把头一看来势不好，吓得直打哆嗦，三步并作两步地窜到老板卧室门口，一边急促地敲门，一边结结巴巴地叫着：“快起来呀！东、东家，不，不好了，穷鬼们来闹事，快、快起来呀！”

“闹什么事？”老板一边答话，一边急忙穿衣服。

老板拖着鞋，开了房门，同把头嘀咕了几句，便跟着把头，慢吞吞地来到大门口。一本正经地装佯问道：

“娘们什么事，有话还不好说？”

拣工李大娘勃地站了出来，说：“你们为什么故意刁难，以致踩死了我们的姐妹和孩子！”

“这是怎么搞的？麻子！”老板假惺惺地责问李把头。

“东家，她，她们自己拥挤，踩、踩死了几个娘们。我，我可管不着。”把头李麻子半吞半吐地答着。

李大娘严词责问：“管不着！我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把门打开！又为什么要在门上拴绳子？为什么？”

“快说！”大家一齐怒吼起来。

① “新泰”茶庄，原是俄商为他的汉口新泰砖茶厂在羊楼洞收购老青茶的。十月革命后，俄商的汉口新泰砖茶厂在伦敦注册，挂英国旗号，受英国保护，继续在汉口营业。其设在羊楼洞收购原料的新泰茶庄，也就一度照旧收购毛茶

李大娘代表拣工提出条件：“很清楚，是你们有意坑害我们，才造成这人命关天的大事。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认为必须严惩肇事人，安葬死者，抚恤受害致死者的家属，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如不答应，立即罢拣！”

“新泰”老板盘算着，如果答应了这些条件，那岂不长了穷小子的威风？他搭拉着脑袋，一声不哼。

拣工们见资本家软拖硬抗，怒火万丈，骂声不绝。几个代表商量：资本家不答应提出的条件，我们就来硬的，把这几具尸体抬到他的床上去。说着，便招呼大家抬着尸体，涌进资本家的卧室，把尸体停放在几张床上。并声明：如不答应条件，就决不抬走尸体。

这一下可吓慌了老板，更吓得老板的小老婆刘白叶“妈呀！妈呀！”直叫。她一把抓住老板，要他赶快答应条件，“退财免灾”。

在拣茶女工们的强大压力下，资本家只好把条件答应了下来。

但是，在安葬了死者以后，资本家认为事情已经过去，又翻脸变卦，迟迟不给死者的家属发放抚恤费。

在这种情况下，拣茶工们便全体罢工，进行抗议。

第二天一大早，茶庄的大门敞着，却没有一个女工进来拣茶。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资本家眼看洒面茶叶越来越少，如果罢拣再拖延下去，英商在汉口的新泰砖茶厂就要停工待料了。羊楼洞新泰茶庄的买办（老板），不仅要吃大亏，更无法向主子交差。于是，新泰老板只好答应女工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女工们的罢拣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通过这次斗争，使广大拣茶女工认识到：只要团结起来，

一致行动，就有力量。在斗争中，还涌现出了象李大娘这样的群众代表人物，从而使以后的罢工斗争有了带头人。

一九三二年秋，拣茶季节又来到了。拣茶女工和以往一样，从各山乡来到了羊楼洞镇的二十多家茶庄里拣茶。当年，由于水灾虫害，年成欠收，物价飞涨，资本家又乘机压低拣茶工价，拣茶女工所得实际工资越来越少，劳累一天还糊不了自己的口，迫使她们活不下去。一天晚上，羊楼洞二十多家茶庄的拣茶女工领头人，在李大娘的秘密串连下，开会决定：先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条件，如不答应，就举行女工联合罢拣。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拣茶女工们和往常一样，来到各茶庄门口，李大娘也精神抖擞地站在“兴泰”茶庄的门外。

不一会，门开了，门外站着的几百名女工巍然不动，把头李麻子往外一瞧，“奇怪，今天这些娘们为什么这样严整？”他想。……

正在这时，李大娘从容地站了出来，说：“李麻子，快把你的东家叫出来。”

李麻子见势头不对，便谎说：“老板不在家，有事跟我谈吧！”

“也好，”李大娘严肃地大声说道：“这几天市场物价飞涨，我们拣茶工工资太少了，没法活，要求增加工资。答应，我们就进厂拣茶，如不答应，就不干了。”她回过头来问大家：“是不是？”

大家齐声答道：“是！”那宏亮的声音，好象要把茶庄的屋檐震塌。

把头李麻子惊呆了，他作不了主，只好夹着尾巴进去找

主子。但是，一去就是老半天。这时，李大娘知道，这准是资本家在观风色，不给他点厉害看看，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于是她对大家说：

“姐妹们！资本家不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开始罢拣吧。”只见她手一挥，几百名女工都纷纷回了家。

随之，全羊楼洞各茶庄拣茶女工，也都罢了拣。

时间一天天过去，女工罢拣还在坚持着。仓库里的毛茶堆得越来越高，可拣茶房里仍然是冷冷清清的，看不到一个人影。要知道，茶叶不拣，压砖车间就要停工待料，全镇砖茶庄将会陷入瘫痪状态。那些连做梦也想着赚钱的资本家们，一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这便如何是好??”一天晚上，一个大腹便便的老板垂着脑袋，来到“义兴”茶庄老板王致中家里，商量起对策来。

“我看还是答应这些娘们的要求吧，不然，就要停产了，那丢掉的就更多啦！”“聚兴顺”老板韩弼臣忧心忡忡地说：“是呀！事情再闹下去可就麻烦了。”

惯于耍两面三刀的资本家们都心照不宣，现在答应增加她们的工资，以后还是有办法捞回来的。

于是，这帮吸血鬼在拣茶女工一致罢拣的强大压力下，终于被迫答应了女工们提出的要求，每篓拣价由原来的四百文增加到四百五十文，罢工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晨曦初露，拣茶女工们个个怀着初战告捷的喜悦心情，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新的斗争。

经过这次各茶庄女工联合罢拣斗争的锻炼，拣茶女工们的反抗斗争便和羊楼洞整个茶工的斗争融为一体。她们同男工们一起并肩战斗，成为羊楼洞茶工工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 政治示威与联合罢工

自从大革命起，羊楼洞茶工的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在湘、鄂、赣边建立党组织之后，茶工的斗争，才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而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风暴，则有力推动了茶工同业联合罢工的爆发。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火炬，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燎燃到湘、鄂、赣边。羊楼洞一带的农民和茶工们，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下，打着三角彩色的旗子，纷纷到村公所前集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列队游行，热烈庆祝北伐军的伟大胜利。不久，在庙堂前又连续两天召开了斗争土豪的大会。

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湖北的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湘、鄂、赣边的农民运动也象湖南那样，如疾风暴雨，迅猛异常，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这年的春夏之交，茶区农民遵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组织了农民赤卫队武装，奋起反抗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施行的血腥大屠杀。当汪精卫撕下“左派”画皮，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奉行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白色恐怖政策时，湘、鄂、赣边农民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便燃烧得更旺了。在这里，“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驱除军阀”的怒吼声，震撼着幕阜群峰，“我们工农子

弟兵，团结一条心，打土豪，灭劣绅，一个不留根”的战斗歌声，响彻茶区上空，召唤农民们向反动派冲锋陷阵。

在怒吼的战斗歌声中，党组织把革命火种撒向了整个湘、鄂、赣边广大山区，也撒进了羊楼洞及其附近的各个茶庄。

这年九月，正是羊楼洞一带各茶庄制茶的时令。曾经参加或接受过农民运动洗礼的茶工大量回到茶庄。这样，羊楼洞茶庄的工运也就具备良好的基础。湘、鄂、赣边的党组织对茶庄的工运十分重视，派了共产党员黄金潭专门负责羊楼洞地区农运和茶庄的工运工作。

黄金潭，蒲圻县羊楼洞附近横冲人（现赵李桥公社红旗三队）。一八九六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大革命时期，他由李经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在家乡的李家湾教私塾，以教书的社会职业为掩护，经常秘密召集修水、崇阳、通城等县的茶工骨干到学塾开会。每次会议，由学生放哨。当学生问老师干什么时，黄金潭就说是为了将来让穷哥穷孩子们过好日子。黄金潭的这些话，在穷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点燃了希望的明灯。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造成了通货膨胀，使得茶工的实际工资大大下降，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这些受过农民运动洗礼的茶工，面对反革命的大搜捕、大屠杀，他们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团结对敌。于是，黄金潭便在从事农运的同时，组织了茶工工会，领导了茶工的联合罢工。

这次罢工，事先经过秘密串连和周密的准备，以羊楼洞为中心，联合了附近羊楼司和湖南临湘县聂家市的茶工，于十月的一天举行了联合罢工。运动从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发展

成为反对白色恐怖的政治示威。

这次罢工，由于采取了联合一致的行动，贯彻了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运用了秘密与合法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因而，它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取得预期的胜利。罢工发动于制茶繁忙和茶工集中的日子，这就迫使茶庄资本家不得不迅速请商会出面调停，答应增加工资，而茶工们政治示威的声浪，把羊楼洞一带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之一扫。

在冬令来临之后，茶庄季节性的制砖生产停业，茶工们回乡务农去了。黄金潭佩着他的两把柄上系着红绸的马刀，身先士卒带领农民赤卫队夜破茶安岭，又智取崇阳渡石口，战果累累，使保安团闻风丧胆。不幸，他因遭告密被捕，关进了羊楼洞的将军庙。敌人妄图从黄金潭同志那里逼出农运和工运的口供，向他施以种种酷刑。但是，黄金潭同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在阴谋破产之后，便对他下毒手了。

一九二九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一清早，大雨滂沱，黄金潭同志英勇就义的时刻迫临了。各茶庄的茶工们冲破封建把头的阻挠，饱含着热泪，来送别即将永诀的亲人。黄金潭同志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在反动军警戒备森严的押解下，昂首从街头走到街尾，走上刑场。他一边走，一边发表激昂慷慨的革命演说，横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激情奔放地表达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深情与热爱，满怀信心地瞻望着胜利的未来。他引吭高呼：“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杀了黄金潭，自有后来人！”“中国共产党万岁！”鼓舞着茶工、农友们沿着毛委员指引的方向进行新的斗争。这悲壮的场面，只听到雷霆与烈士的怒吼齐鸣，大雨与茶工的泪水齐下。茶工们心中的悲痛，比塌天的乌云还要沉重，

而他们心中的愤怒，象闪电的火光迸发。黄金潭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火红的青春。虽然他永别人世，但是他的鲜血，化作了映山红，装点羊楼洞绚丽的春天；他的鲜血，浇灌了松峰山上挺拔的苍松，抗风雪，傲冰霜，让春光在羊楼洞永驻。黄金潭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羊楼洞人民和茶工们的心中。

在黄金潭同志被捕之前，另一个革命的火星播向了羊楼洞附近的羊楼司茶庄。这就是冷楚祥同志的来到。

冷楚祥同志，化名杨卜平，江西省修水县白桥（现白桥公社平原大队三小队）人。他曾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领导过修水的杨祠暴动，并担任了当时的湘、鄂、赣边秘密工作组通讯组长。暴动失败后，被改派来羊楼司担任通讯工作。黄金潭就义后，他便从羊楼司来到了羊楼洞。为了便于秘密通讯工作，他弄到了一个茶庄记工员的合法身分，并同羊楼司的一个女青年结了婚，借作掩护。本来，他的工作性质，不宜过问茶工工运。但是，黄金潭同志英勇就义，这就驱使他不得不关注羊楼洞的茶工工运。为此，他长年穿着一身打了补巴的粗布便服，上班时，经常来到工房同茶工们一起劳动，下班后，总是同工人滚在一起，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①，他通过旧有的按地区或工种组织的茶工帮、行会，发现敢于反抗、为人正直、具有活动能力的青年茶工积极分子黎义亭和黄有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懂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重要性。然后，通过他们发动茶工，在当年就恢复了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的工会。

^① 冷楚祥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在白桥街五显殿被团匪杀害

这时，土地革命战争鏖战正急，党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发动和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在白区城镇和工厂的斗争方针是荫蔽精干、积蓄力量。而一九三〇年，党在湘、鄂、赣边的蒲圻县茶安岭中心坪建立的中心县委，因书记钟期光同志调动，国民党十九师对中心坪的围攻，继任县委书记与直接管辖羊楼洞的区委负责人叛变，以及中心县委转移等原因，致使茶工工运一度低落。

国民党反动派在羊楼洞制造白色恐怖，除了搜捕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外，还取缔了茶工组织起来的茶业工会。并把它改组为由封建把头控制下的黄色工会。这样，茶业工会便名存实亡了。

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茶工运动的暂时低落，意味着新的斗争正在加紧酝酿。蒋介石对苏区红军的围剿，国民党内部新旧军阀的火拼，“九·一八”事变，东北广大国土的沦陷，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灾，所有这些人祸天灾，造成了社会经济凋敝，物价飞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这就把茶工抛到了死亡线上。因此，一九三一年以后，各茶庄发生的罢工斗争，时有所闻；而女工的罢拣，更为频繁。所有这些罢工斗争，酝酿着一九三五年以羊楼洞为中心的茶业同盟罢工的再次爆发。

一九三五年十月，正是砖茶生产紧张的时节，也是茶工们生活困苦最难熬的关头。茶工们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茶业联合罢工终于爆发了。

这次联合罢工是压砖工人首先发动的。

压砖是各砖茶茶庄使用机器生产的主要工序。所以，压砖工（包括少量的机修工）是当时各茶庄仅有的近代产业工

人，他们掌握了生产的技巧和技术。资本家为了从压砖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膏髓，特地不在压砖工人中设置封建把头，亲自进行控制。资本家除了给他们比小工高得多的工资外^①，还另有什么增产的洒钱“奖励”，借以进行欺骗和笼络。因此，在这以前，要求增加工资的历次罢工，全是手工操作工序中工资特别低的那些工人。至于压砖工，除参加一九二七年罢工运动后期的政治斗争外，对于其它各工种的经济罢工，都不曾参加。现在，用机器生产的压砖工带头发难，并且成为经济罢工的中坚力量，这充分表明了茶工工运的深入发展。

在这次联合罢工中，曾受冷楚祥领导的共产党员黎义亭和黄有庆成了深孚众望的群众代表^②，他们废寝忘食，不辞劳累地宣传鼓动，往返奔走于蒲圻县羊楼洞与羊楼司、崇阳县大沙坪、咸宁县柏墩、湖南省临湘县聂家市之间进行串联发动。

联合罢工那天，以羊楼洞为中心，上下一、二百里内的所有茶庄一律停产，各茶庄工人同时向资本家发动了示威和说理斗争。

在茶工的怒吼声中，义兴茶庄老板刘志略假惺惺地陪着笑脸说：“诸位别急，有话从长商量。这种年头，兵荒马乱，小有小难，大有大难嘛！把茶庄搞垮了，你们上哪里找生活去呀！”黎义亭指着刘志略的鼻子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刘老板，且慢！我问你，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冬天佣人供暖，

^① 当时小工每日工资在一角五分以下

^② 黎义亭于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的平江惨案中牺牲。黄有庆因积劳致疾病逝

热天丫头打扇，出门雇工抬轿，早晨睡到日起三竿，你当然不急罗！你一家老小，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戴的金银珠宝，花起钱来象流水，这就是你的‘大难’吗？告诉你，反正我们活不下去，你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横下一条心同你斗到底！”小黎一席话，驳得刘志略哑口无言，也点燃了茶工们的怒火。只听得茶工们一声声呵斥：“刘老板，怎么了，你快说话呀！”刘志略微抖着双腿，哈着腰，连声说：“是，是，好说，好说，让我合计合计。”……

“聚兴顺”老板韩弼臣被茶工们痛斥了一顿之后，垂头丧气，回到家门。他的小老婆迎上前去，焦急惶恐地低声问道：“怎么了？”韩弼臣使了个眼色，疾步走进屋里鼓着腮帮嘟哝起来：“唉，穷小子们不好对付呀！从前那些手工操作的工人罢工，还好办一点，我可以分化他们，还可以事后解雇他们，市场上廉价劳动力有的是。现在，这些掌握机器和技术的压砖工起来罢工，再也找不到人顶替了。”他的小老婆接过话头：“这样下去，一天就得少赚几百块白花花的银洋，怎么办？”韩弼臣皱了一下眉头说：“这种年月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嘛！现在答应下来，以后把算盘多扒两下，不就得了吗？”说着他格格地冷笑了两声。

羊楼司的“巨贞和”茶庄的客厅里，茶工们正在同老板渠坚美谈判条件，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渠坚美百般搪塞，膀大腰圆的压制工曾宽丙挥起拳头，照着渠老板打去，打得他叫娘不叠。渠的家里顿时一阵惊叫和骚动。

在茶工的坚决斗争下，联合罢工又胜利了。罢工结束后的十天半月里，资本家和把头们都不敢跨进车间一步。

从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茶工的两次联合罢工，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茶工工运的发展是沿着曲线向前运动。这些斗争，锻炼了茶工，为迎接新的更加艰巨的斗争准备了条件，跨进了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搏斗的新阶段。

（五）严惩日本侵略者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羊楼洞茶区的山山水水。茶工们面对着残破的家园，掩埋了被屠杀的父老兄弟，复仇的怒火在心中燃烧。他们要报仇、要雪恨、要同民族敌人决一死战。于是，那些因茶庄停业而散回家中的茶工们，便人自为战，勇敢、机智地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日本侵略者。

有一天，一个青年茶工在羊楼洞镇附近山沟里砍柴，看见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正在公路上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一步三晃，嘴里还哼着日本小调。这个青年茶工想起前几天他们在伍家沟的暴行，不禁怒火万丈。于是，他快步冲下山去，挥动手中锋利的砍刀，一刀结果了这个侵略者的性命，然后从容不迫地转到另一个山沟里砍柴去了。

还有一次，在羊楼洞至赵李桥的公路上，一个日本兵正朝着路边的一户人家窜去。只见菜园里一个妇女（原茶庄的拣茶工）在劳动。于是他兽性大发，象条疯狗似的向那个妇女扑去。那个妇女撒腿就跑，这条疯狗在后面拼命追赶，眼看他的魔爪就要把那个妇女抓住了，突然，那个日本兵失足，跌入了稻田，眼镜上沾满了泥污，变成了瞎子，在泥泞的稻田里瞎摸着。她回头一看，见此情景，心想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替受害的乡亲们报仇，她勇敢地举起了手中的镰刀，对准那个日本兵的脑袋，猛砍下去。只听到他一声“哎哟”，脑浆四溅，栽倒在稻田里。这位妇女

便迅速地钻进了茶山的万绿丛中。

象这样的英勇行为，还大有人在。仅在附近公路上，茶工、茶农打死的日本兵就有十多人，他们在残害中国人民的同时也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因此，吓得他们不管白天黑夜，如果人少，就再也不敢随意窜出那个戒备森严的军事据点来为非作歹了。这就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与“义兴”、“聚兴顺”合办砖茶厂，在筹备生产的时候，茶工们就把茶厂当战场，寻找一切机会，继续打击敌人。

羊楼洞茶庄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布匹和食盐。冷述才和丁连纲师傅看到后，心想：“这些物资都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反被侵略者掠夺了去，囤积居奇。”两个师傅越想越气愤，决定搞一些分给穷哥们。有一次，正好冷师傅和丁师傅往仓库里运货，他们就趁敌人不防，把粮食、食盐拿了几袋，救了穷哥们的急。此后，一有机会，他们就把日本侵略者抢来的东西巧妙地弄些出来。

当茶厂开工生产后，英勇的茶工们，在敌人的刺刀下，也挺起胸膛，举行了罢工。

茶工们罢工的起因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生活维持不下去了，因此，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并按实物计算工资标准。

这次罢工是由厘邦邦会发起的。带头人是大公无私的装厘工邱远才等人。由于日本侵略者战时财源枯竭，急于制茶赚钱，去补偿军事费用，便采取了软的一手，同意了茶工的条件。罢工两天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不仅使茶工经济生活多少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大扫了日本侵略者的淫

威。

茶工们还用降低砖茶质量的办法打击敌人。砖茶生产开始以后，日本侵略者眼看产品源源出厂，厚利到手，得意洋洋地拍着工人的肩膀说：“你们好好干，皇军大大的有赏！”工人听了，一个个肺都气炸了。他们心想：你们别高兴早了，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于是，大家经过计议，决定用降低砖茶质量的办法拆日本侵略者的台。茶工们或是把一些树叶、树枝参入茶叶里压进砖内，或者把砖压得松松的。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砖茶的质量。使得日本侵略者把这些砖茶运到内蒙销售时，还没卖出砖就散了。为此，他们在厂里追查责任，用杀头威胁工人。工人们知道斗争有了成效，一个个打心眼里高兴。

在抗日战争后期，新四军五师所属的张体学部一度挺进鄂南山区，曾出没于羊楼洞附近一带，吓得羊楼洞镇上的敌人一夕数惊，坐卧不宁，他们慌忙作了搬迁羊楼洞砖茶厂的准备。

这时，由于英国先已宣布对日作战，日本接管了英国在汉口的太平洋行以及新泰茶厂，便决定利用“新泰”的设备，将茶叶运到汉口压制茶砖。为此，日本侵略者运用各种强迫手段，把羊楼洞的茶工强行赶到汉口去为他们生产砖茶。这样一来，茶工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便从羊楼洞转到汉口砖茶厂。

羊楼洞茶工的斗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的有力打击。茶工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指使下，湖北

省民生茶叶公司，打着“没收日伪财产”的名义，来到羊楼洞接收“义兴”、“聚兴顺”两家茶庄，妄想独吞人民的胜利成果。而“义兴”、“聚兴顺”等日伪资本家不甘心资产被人吞掉，便寻找靠山，和“民生公司”打起“官司”来，于是，展开了一场争夺羊楼洞茶庄的狗咬狗的斗争。这就不仅造成了茶庄开工不足，产量低微，茶市萧条，给茶工的生活带来了极端的困难，而且，官僚、买办和地方封建势力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疯狂地推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方针，把茶工的民主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曾经严惩日本侵略者的英雄茶工们，又展开了新的斗争，用战斗的英姿去迎接黎明。

四、历史的新篇章

(一) 接 管

黑夜消逝，旭日东升。一九四九年五月，正当春茶飘香的季节，经历了漫长苦难和斗争的羊楼洞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红太阳的光辉照到了羊楼洞。看啊！千年沉睡的松峰山，在翩翩起舞；源远流长的梁堰河，也唱起了欢歌；那昔日压在最底层的“茶花子”们，如今扬眉吐气，昂首阔步地站起来了！人们在一片鞭炮声、锣鼓声中，唱啊，跳啊，欢呼啊，热烈庆祝这翻身解放的盛大节日……。

随着羊楼洞的解放，茶庄也获得了新生。

就在这年六月，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指示，为了迅速恢复砖茶生产，满足边区牧民生活急需，刚成立的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收部驻茶叶公司的军代表组，立即派出了几名军事联络员带着一个警卫班，来到了羊楼洞，开始对羊楼洞各茶庄进行接管工作。

当时，羊楼洞的茶庄，共有五家，除了“义兴”、“聚兴顺”外，还有在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直接新办和复办起来的“民生”、“复兴”、“天源茂”三家。我们的军事联络员一到羊楼洞，就代表人民政府郑重宣布：对明显属于官僚资

本的“民生”、“复兴”和“天源茂”三家茶庄，立即没收接管。同时，对“义兴”、“聚兴顺”两茶庄，也宣布暂时看管，厂房、设备、物资、资金等一律听候调查处理。

驻茶庄军事联络员代表人民政府所作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广大茶工的坚决拥护。这些在临解放时因资本家有意制造停产而失业的茶工，闻风而至。他们一群群地来到茶庄，紧紧地握住接管人员的手，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兴奋地说：“可盼到这一天了！”接管人员热情鼓励他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同时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办好人民的茶厂，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是，那些昔日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靠剥削压榨茶工发财的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们，对于茶庄接管是不甘心的。他们表面上强装笑脸，点头哈腰，表示“拥护”；暗地里却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随时随地都伺机反扑，妄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事实正是这样。当军管会接管羊楼洞官僚资本茶庄的时候，茶庄资本家勾结国民党残匪，策划了武装抢劫我军管人员、破坏接管茶庄的反革命暴乱。

当时，由于我人民解放军正全力追歼国民党军队逃窜主力，解放南方大片国土，对一些零星残匪，还来不及肃清。流窜到崇阳大山里的伪民团头子叶开晏的残部，就是其中的一股。这股残匪，与羊楼洞茶庄资本家紧密勾结，负隅顽抗，从事破坏和捣乱。

一天夜里，就在我军管人员紧张进行接管准备工作的时候，“民生”茶庄老板贺发清，乘人不备，带着大批钱币和礼物，鬼鬼祟祟地钻进了狗腿子雷凤池的家里。随之，几个黑

影也钻了进去。

“凤池兄弟”，贺发清压低嗓子往下说：“共产党要没收我的茶庄，我可死不瞑目呀！你快帮我走一遭，把我带来的东西捎去，找找叶司令吧！”说着，“复兴”、“天源茂”老板各抓了一把光洋递过去说道：“是呀！凤池老弟，可要辛苦你了，这点钱你先花着吧，事后有赏。”

狗腿子雷凤池见钱眼开，双手接过光洋，笑得塌鼻子陷进了嘴里。他连声应诺“效劳，效劳。”说着，立即动身，当夜赶进山里，会见了残匪司令叶开晏。他们经过策划，决定里应外合，抢劫正在接管中的茶庄。

第二天中午，天气晴朗。羊楼洞镇上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这解放了的农村集市，好一片热闹。这时，事先化了装的一百多名匪徒将茶庄团团围住。这群魔鬼，仗着他们人多，又有雷凤池作内应，一声枪响，就冲进了茶庄，把茶庄抢劫一空，然后逃窜而去。

人民的胜利果实，决不容匪徒侵犯。为了打击残匪的骚扰破坏，我人民解放军某部独立团，立即出动，一举剿灭了这股残匪。接着，武汉市军管会再次派出军事接管人员，并以一个连的兵力护卫，前来接管茶庄。在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压力下，“民生”、“复兴”、“天源茂”三家官僚资本茶庄终于牢固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与此同时，在经过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也宣布了对属于日伪财产的“义兴”、“聚兴顺”实行接管。

自然，接管“义兴”、“聚兴顺”也是一场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

“义兴”和“聚兴顺”老板王致中、韩弼臣，都是十分阴险

狡猾的汉奸资本家。他们凭着几十年投机钻营的反革命政治嗅觉，深深懂得，公开抗拒已是不行。于是，他们便利用在解放前同“民生”茶庄老板打过官司这一点，掩盖官僚买办资本家之间狗咬狗斗争的实质，把自己的茶庄美化为民族资本，采用了“合法斗争”的手段，与人民较量。

因此，当我军管人员宣布接管时，他们拒不承认“义兴”、“聚兴顺”茶庄是日伪财产，狡辩道：“鄙等一身清廉，爱国爱民，两庄纯系民族资本，望贵党多加保护。”

为打击汉奸资本家的嚣张气焰，提高广大茶工、茶农阶级觉悟，我军管会针对王、韩的狡辩，决定按法律程序检举王、韩抗拒接管的罪行，由人民法院进行判决。在人民法庭上，我审判人员拿出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伪《武汉日报》，列举报载“义兴”、“聚兴顺”和日本合办武汉制茶株式会社启事的事实，严正指出：“这就是义兴、聚兴顺勾结日寇，叛国资敌的铁证！”并根据大量事实揭露了“义兴”、“聚兴顺”的严重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两个家伙理屈词穷，狼狈万分。

然而王、韩二人毕竟老奸巨滑，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奸笑着申辩说：“我等也不是想定要此两茶庄，其实，如蒙贵院以民族资本判明发还，我等当以民族精神，情愿将厂（房）机（器）贡献国家使用，以便救济茶农生活。”他们妄图以退为进，以守为攻。

对此，我审判人员当即予以揭露，郑重宣告：你们的茶庄属日伪财产，证据确凿，理应没收，怎能冒充民族资本？凭什么理由要求发还？你们过去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今天还侈谈什么“民族精神”？你们一向吃人肉不吐骨头，怎么突然关心起茶农的疾苦来了？警告你们，你们如果继续抵赖罪行。

抗拒判决，那是要受到国法制裁的。

这两个家伙看到这最后一招也被戳穿，吓得面如土色，哑口无言，不得不将“义兴”、“聚兴顺”两茶庄交了出来。

接着，我接管人员又在茶庄召开茶工会议，启发茶工揭露清算王致中、韩弼臣的卖国罪行。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接管“义兴”、“聚兴顺”的工作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样，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解放前夕羊楼洞残存的“民生”、“复兴”、“天源茂”和“义兴”、“聚兴顺”五家茶庄，终于全部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一九四九年十月，在胜利接管旧茶庄的基础上，一个属于人民的、新型的“华中茶叶公司羊楼洞砖茶厂”诞生了。

十月啊，十月！在这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大节日里，制茶工人满怀着无限喜悦的激情，回到了生产岗位。

啊！机器隆隆，浓烟滚滚，那长鸣的汽笛声仿佛在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霸占羊楼洞茶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的砖茶厂，从此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二）“奴隶”翻身作主人

“反对剥削！”

“反对压迫！”

“打倒封建把头！”

钢铁般的拳头，惊雷般的怒吼，愤怒的控诉，……这是解放了的茶工批斗封建把头的战斗情景。一场反对封建把头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始了。

在羊楼洞砖茶厂，这场斗争是紧接着“镇反”运动进行的。

一九五一年春，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全国各地一样，茶厂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动员和学习，广大茶工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纷纷检举揭发，追查线索，巡逻警戒，终于揪出了一个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后来又阴谋炸毁工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雷步云。

初春二月底的一个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北风呼啸，细雨濛濛。这时，工人护厂队队长吴水清带领民兵巡逻护厂。同往常一样，他们身背钢枪，精神抖擞，用敏锐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

突然，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向一条小巷里溜去。他们的脑海里，同时机警地浮起一个问号：“这么晚了，寒风冷雨，是谁出来干什么呢？”他们随即紧紧跟了上去。只见那黑影走到一个拐弯处的一家门前停住了。没等那家伙敲门，吴队长大喝一声：“干什么的？”那家伙听见人喊，转身就跑。吴队长等人的电筒一亮，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厂业务股副股长雷步云的老婆刘碧云。她一经盘问，便惊惶失措，支支唔唔。当场搜查，发现了雷步云叫她送给反革命分子钱益清的信，内容是爆炸茶厂锅炉房的行动计划。

当晚，正当雷步云在家里做着爆炸成功、向主子邀功领赏的黄粱美梦时，他被捕了。经过调查和审讯，原来雷步云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反动军官和中统特务。他曾伙同土匪，抢劫民财，强奸妇女，盘剥茶农，无恶不作。刚刚解放时，他秘密参加敌特组织“反共救国军”，任工厂爆破组组长，阴

谋炸毁茶厂，破坏生产。于是，他伪造历史，混入茶厂，伪装进步，骗取信任，妄图借此来掩护他的罪恶活动。

雷步云的落网，进一步擦亮了广大茶工的眼睛，大家摩拳擦掌，挥戈上阵，纷纷批判雷步云的反革命罪行，并揭露他利用职权，勾结封建把头芦楚保，打骂工人和克扣工人工资的罪行。这一件件、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大家，使广大茶工认识到，反革命分子与封建把头穿的是连裆裤，他们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

经过镇反，茶厂从一九五一年冬开始，迅速转入了反对封建把头的民主改革运动。

原来，解放初期，由于茶厂刚刚接管过来，为了恢复生产，政府对旧茶庄人员，除了买办资本家外，基本上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因此，其中有些封建把头，也趁机混进了工人队伍。这些家伙反动本性不改，阳奉阴违，采用各种手段，暗中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压迫。不打倒封建把头，茶工就不能彻底翻身解放，工厂就不能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

民主改革运动一开始，厂党组织就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深入到苦大仇深的茶工家里，访贫问苦，组织了工人骨干队伍。在工人骨干的带动下，广大工人被发动起来，掀起了检举揭发封建把头的斗争高潮。

一九五二年二月的一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千多名茶工，个个仇恨满腔，昂首阔步地来到斗争封建把头的会场。当宣布将封建把头芦楚保等押上来时，会场一片怒吼：“打倒封建把头”、“砸碎封建枷锁”的口号声此落彼起。

斗争会上，会议主持人公布了芦楚保反革命的罪恶历史

和现行的破坏活动：芦楚保解放前充当日伪汉奸，国民党军官和封建把头，压榨人民，剥削工人。解放后混进工人队伍，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暗地里任意开除工人，仅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他使用各种卑劣伎俩，一次开除工人就达四十三名之多。同时，他还以浮报空额、克扣伙食、降低工人工资、不发工资尾数等等手段，暗中克扣工人的工资和口粮。此外，他还非法强迫工人送礼，否则不准进厂做工，全厂不少工人都受过他的勒索。芦楚保的一桩桩罪行，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无比愤恨。工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台来，字字血、声声泪地揭发控诉芦楚保等封建把头的罪行。

最后，人民政府接受工人的要求，根据芦楚保的罪行，对芦楚保逮捕法办，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其他封建把头，也都清除出厂。

经过“镇反”运动和民主改革，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斗倒了封建把头，打退了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狂反扑，昔日的“茶花子”，真正当家作主了。茶工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砖茶生产迅猛上升，到一九五二年底，砖茶年产量就由一九四九年的三万担激增到八万担。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牧民生活不断提高，砖茶需要量也就不断增加。在旧的茶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羊楼洞砖茶厂，厂房狭小，设备简陋，交通不便，已经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日趋迫切的需要。于是，上级决定：将羊楼洞砖茶厂搬迁至赵李桥新建。

新建厂房的战斗打响了。看吧！工地上红旗招展，炮声震天，尘土飞扬，人们挥汗如雨地在劈山平地……。

看吧！大批大批的砖瓦、木材、机械设备从祖国各地络

绎不绝地运来，……

看吧！脚手架高耸入云，大吊车的长臂舒展自如。我们的建筑工人，正在快速砌墙盖瓦。“咱们工人有力量，白天黑夜工作忙，盖起了高楼大厦……”这嘹亮雄浑的歌声在高空中飞扬……。

经过酷暑寒冬的日日夜夜，面积达十万零七千余平方米的厂房基建任务，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厂房设计布局合理，宽敞适用：有仓库、复制车间、压制车间、动力车间和烘房；还有办公楼、宿舍、幼儿园、医务室、食堂和俱乐部等用房，满足了生产、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的需要。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新建的赵李桥茶厂要正式投产了。早晨，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新厂房迎着金色的朝阳，显得格外壮丽。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笑脸，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广场。庆祝新厂正式投产的大会开始了！会场上红旗飞舞，欢声雷动，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当领导同志在欢呼声中剪彩以后，只听得一声“开工”令下，顿时汽笛长鸣，机器隆隆，一会儿送来了砖茶阵阵扑鼻的清香……。人们仰望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激动得喜泪盈眶。“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这些‘茶花子’从苦海里救了出来，又给了我们这样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我们一定要多产茶，产好茶，苦干加巧干，用优质高产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当年青工周先兰的这一誓言，说出了广大茶工的共同心愿。

党的关怀暖人心，多产砖茶为牧民。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了！车间里，热气腾腾，产量逐年提高。在一九五五年，全厂砖茶生产达九万三千四百多担，超额完成

了国家计划。同时，在生产中也涌现出许多的优秀人物。周先兰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先兰手捧奖状，胸挂红花，代表茶工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幸福的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天安门广场，阳光灿烂，红旗招展。周师傅站在观礼台上，等待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检阅。十点整，《东方红》乐曲庄严高奏，毛主席在周总理的陪同下，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亲切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一片欢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周师傅望着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过去茶工的苦难，如今的翻身解放，自己的成长过程……他心里默念着：“先兰呀，先兰！你回去以后，一定要把一切都献给党和人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更优异的成绩，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时候，国歌高奏，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海，万众欢腾。周先兰师傅站在观礼台上，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决心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进军中，当一名出击线上的先锋战士。此时此刻啊，赵李桥茶厂的全体职工，正分享着这份幸福与欢乐，也正在迎接新的战斗号令。

（三）茶厂新貌巡礼

赵李桥茶厂，既因它的前身羊楼洞茶庄生产砖茶的悠久历史而负盛名，更因它解放后的巨大变化而令中外瞩目。

解放初，该厂所产砖茶，除边销外，还外销苏联并由苏联转销蒙古人民共和国。从那以后，青砖(绿茶)专供边销；少量米砖(红茶)外销阿联、英、美、西德、荷兰等国。因此，草原牧民对赵李桥茶厂十分关切，而一切国际友好人士对它也非常重视。每年，赵李桥茶厂都要接待一批又一批南来北往的客人。前来参观的人们，有的是初来此地，但不少的人是带着对茶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阔别的深情旧地重游。

当广播员报告列车快进赵李桥站时，茶厂高耸的烟囱，飞峙的水塔，早就跃入了参观者的眼帘。那鳞次栉比的大片厂房的红色屋顶和白色粉墙，在岗峦起伏的翠绿茶山的掩映下，时隐时现，就象一位好客的主人，伸出双臂，欢迎前来参观的客人。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景！令那些初次来此的参观者心旷神怡。那些阔别茶乡的人们，却因看不到昔日旧景而愣住了；然而，眼前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经过了片刻的沉默，终于扬起了奔放的激情浪花。

解放前，赵李桥不上百户人烟的半边茅棚街，如今连丁点儿影子也不见了，展示在眼前的是一座楼房成排的美丽山城。出了车站，穿街前往茶厂，一路上，百货、副食品、土产商店，旅社、餐厅、冷饮室，邮电所，竹木器加工厂，拖拉机站，农业机械修理站……应有尽有。可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占这座美丽山城面积三分之一的围墙内的大片建筑物，便是赵李桥茶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李桥镇是以茶厂为主体兴建起来的。

整个茶厂，凭峦建造。岗前南北走向的一大片平地，由仓库和发酵、复制、压砖、动力等车间四万六千八百零七平

方米的厂房一字儿排列。位于各车间后头正中央的红楼，是全厂的指挥中心——厂办。环绕着车间的坡地，是职工们的生活区。一幢幢的宿舍，铺满了坡地；食堂、医疗所、托儿所、幼儿园等等公共生活建筑设施，参差错落，分布其间，便利生活，有利于生产。岗上的一大片建筑，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厂子弟学校。

到过茶厂参观的中外客人，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旧社会的“茶花子”成了茶厂的主人。这一点，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来厂参观的国际友人中，无论是日本静冈县茶叶株式会社青年访华团，还是苏联茶叶研究考察代表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随着解放初期茶叶生产的恢复，进一步发展砖茶生产的任务提上了日程。然而，旧社会制度造成的生产技术的极端落后状态，遗留给茶工们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和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影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人民政权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解放后给茶厂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茶工们持续开展的技术革新。这是来茶厂巡礼的人们最难忘的一幕。

由于生产技术落后，茶工们的体力劳动异常繁重，其中数斗模工的劳动强度最大。压制砖茶的铁斗模，装满蒸过的老青茶，每个重约一百二十斤。一个斗模工，每当一次班，就要将斗模上上下下搬动九百次，总计重量达十万八千斤。在旧社会，哪个斗模工不超时劳动？他们每一个班又何止搬运十万八千斤？这曾使多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伤筋、断腰、吐血以至丧生！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的茶工难道不能甩掉这十万八千斤？茶工们闪光的革

命思想，点燃了技术革新的火炬。从一九五八年底，“甩掉十万八千斤”的技术革新第一仗打响了。

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搬运斗模初步实现了滑车化。这就降低了斗模搬上搬下的高度，缩短了人工搬斗的距离，大大减轻了搬斗工的劳动强度。与此同时，蒸茶也有了改进，蒸茶工再也不需冒着锅炉里一百多度的蒸汽高温，用双手从蒸笼里去取茶袋。初战告捷，茶工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他们的双颊，浮起了胜利的微笑。

压砖车间斗模运送的技术革新，还只是整个车间技术革新的一个开头。由于压砖车间仅仅是压砖一个工序使用蒸汽机，其它工序，都要大量的人手从事繁重的手工操作。如果要彻底甩掉“十万八千斤”，那就必须对所有工序实行全面的技术改造，使压砖车间的工艺流程实现机械化流水作业。这条设想中的生产流水线，就是茶工们形象地称呼的“一条龙”，他们渴望这条龙有一天能翻腾起来。

提起“一条龙”，茶厂的广大职工，一直忘不了八机部“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一九六七年，农机研究院的十三名科技人员，深入茶厂生产第一线，为压砖车间工艺流程的机械化进行设计。为了尽快完成这项技术革新的设计图纸，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贺乃琼，患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症，但她同大家一样积极工作，把自己的病情置之度外。这年严冬的一个傍晚，她因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为茶厂压砖机械化献出了她三十来岁的青春。

压砖车间机械化的设计图纸刚刚完成，便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污蔑为“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典型，把厂领导打

成了“走资派”，辛勤设计图纸的科技人员被打成了“臭老九”，这简直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英雄的茶工们顶狂风、战恶浪，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驻厂军代表的支持下，他们自力更生，坚持按图纸设计自己制造、加工推斗机、开栓机、取帽机、预压机、出砖机，出斗机等六台机组和一条自动输送线，这就是茶工们简称的“六机一线”或“一条龙”。

施工过程中，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难关是铸造六个机组的机座和大部件。翻砂铸造，对于茶厂来说，一无设备，二无经验。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武汉的许多大厂，或是被迫停产，或是生产不正常，又找那个厂协作支援？为了克服困难，技术革新攻关组的同志们，一边学，一边干，没有化铁炉子，就自己动手砌；一千多度的高温铁水罐没有吊车起重，便组织了八个人用杠子抬，铸造的一道道难关，就这样攻下了。可是，一次意外的事故发生了。当浇铸一个机座时，突然发生了铁水浮起了沙箱的险情。驻厂军代表老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临危不惧，一个箭步跨上去，用尽全身的力气按压住浮动的砂箱。高温烤得他阵阵剧痛，脸色苍白，汗如雨下，但他坚持到底，岿然不动。他的英雄行为，救住了机座，保护了阶级兄弟，避免了一场严重工伤事故。机座和大部件的铸造，就是这样克服了一个接一个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进入了“六机一线”的联装。

为了不影响当年的生产任务，赢得联装“六机一线”的时间，茶工们在五月分就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并且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用一天半的时间，敲掉了

压砖车间原来的四百九十个钢筋水泥墩，还新打了三百零九个地脚眼子，完成了预计需时半个月的劳动定额，为联装“六机一线”打下了基础。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日日夜夜奋战，突破了一道道难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鼓舞了茶工们的冲天干劲，电控机械化压砖的“六机一线”的联装工程迅速竣工。经过几番调试，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正式试车投产。

试车的那天，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厂房披红挂彩，全厂职工满怀胜利的豪情和喜悦，庆祝“六机一线”试车。预压机、主压机、开栓机、取斗盖机、出砖机、修砖机和输斗线一齐运转，自动蒸茶、装斗、退斗、送斗……的“一条龙”蠕动了，翻腾了。甩掉了十万八千斤繁重体力劳动的斗模搬运工，更是激动得喜泪盈眶。劳动强度较轻的取斗盖工人也搞了技术革新，改变了生产条件，各个工序都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全车间的茶工一片欢腾。

“六机一线”的运转，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拿搬运斗模来说，原来需要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人才能完成十万八千斤的搬斗任务，现在则只需一个女工开关电钮了。经过各工序的技术革新，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二。最大的成就还在于通过这项技术革新，培养出来了一支工人技术骨干队伍，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和优秀人物。压砖车间装配斗模的木工、共产党员李明清师傅，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技术革新的那些日子里，他总是迎难而上，刻苦钻研，终于由一个文盲成长为一个工人技术员，成为技术革新小组的一名技术顾问。压砖车间的技术革新，不仅改变了车间的生产面貌，还带动了其他车间的技术革新。复制车间也在切茶筛茶

等工序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胜利得来不易。在联装“六机一线”的过程中，曾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干扰和破坏。当联装竣工投产不久，“四人帮”又假借批林批孔兴风作浪，茶厂又一次被迫停产，刚刚诞生的“一条龙”停止了蠕动。打、砸、抢分子幸灾乐祸地说：“‘一条龙’变成了一条蛇”。这说明了保卫胜利成果尤其不易。曾经庆祝实现压砖机械化的明快的鼓点、激越的锣声、长鸣的汽笛，成了茶工们进行新征战的进军号。

一九七六年，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命运前途攸关的年头。从年初到九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当茶厂职工和全国人民一样极度悲痛，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十分担忧的时候，特大喜讯从首都传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乌云消散，祖国大地再次回春。顿时，茶厂也沸腾起来，茶工们肩扛红旗，手捧鲜花，敲锣打鼓，燃鞭放炮，集会游行，载歌载舞，欢庆伟大的十月。压制车间曾经多年被锁住的长龙又翻腾飞舞了。

前来茶厂巡礼的人们，从茶厂压砖车间技术革新的历程得到了一个启示，四个现代化是民心所向，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会胜利实现。

从解放到现在，随着生产的发展，茶工们的生活也得到不断的改善。曾经在羊楼洞茶庄当过童工的丁国生，因为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缺吃少穿，劳累过度，病倒在床，被封建把头踢出厂门，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半辈子，现在不仅每月拿四十多元的退休金，而且女儿也已工作，正过着幸福的晚年。拣茶女工贺细保，她祖父贺修道因领取了羊楼洞“天启

和”茶庄的“定金”，于第二年（一九〇六年）当上了茶工。他拚死干活，就连自己的口也糊不了，更何谈养老哺幼？他终因劳累过度致疾，一病不起。而万恶的茶庄老板竟乘危逼债，重利索偿“定金”。贺修道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一索悬梁自尽。贺细保的母亲雷明生，为了争得拣茶的篾篓，又被拥落沟中，摔断了一条腿。现在贺细保一家三口都在厂里工作，她同儿子和儿媳三人每月收入共计一百二三十元，全家丰衣足食，月月有存款，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家具什物，一应俱全。象这样的翻身家史，又何止丁国生、贺细保两家！

由于人民当家作主，职工的福利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福利费按职工工资百分之十拨款，全年六万元；劳动保险费四万三千二百四十八元；劳动保护费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五元，共计十七万七千八百三十三元，每一职工平均一年享受各种福利费一百九十二元。集体福利事业等公共设施的建筑面积（包括食堂、浴室、幼儿园、托儿所、医务所、文化娱乐俱乐部），共计二千四百七十平方米，子弟学校校舍一千四百九十五平方米。这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这些年来，茶工的居住条件，也不断地得到改善。一幢幢的生活住房逐年扩建，大多数住户搬进了新居。别说旧社会茶工们住的窝棚在解放初年就早已绝迹，现在连五十年代兴建的简易平房，也已逐年被新的楼房所取代了。

现在，全厂上下，正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努力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确保落实党中央关于安排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的指示，全力以赴地抓好企业的革新改造，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提

高质量，以满足牧民对砖茶的需要，和有关国家要求扩大砖茶出口的愿望（一九七九年，美国的《茶叶咖啡贸易月刊》一月号就专栏介绍了赵李桥茶厂的米砖），正在恢复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着力改革领导体制，加快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力争低消耗、高质量，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全面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八项经济指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省农业机械研究所的大力支援下，为全厂各车间的生产工艺流程全部实现机械化和自动控制化而奋战，用战斗的英姿，迎接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艳阳天。

后 记

本书是在赵李桥茶厂和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领导下编写的，曾先后到内蒙古、山西、上海、福建、武汉及湘鄂赣边区等地进行调查，收集资料，得到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一九七八年春，本书在工人作者的密切配合下，由陈辉、朱秀武、彭英明写成初稿，一九七九年修改定稿。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史事翔实，观点明确，通俗易懂。但是，限于编者的水平，缺点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

